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In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關
津
浦
鹿
洲
全
集

97.662
4421
310



鹿洲公案卷下

雲落店私刑

戊申二月五日有吏人過普邑之東郊一人肩行李
以從後兩人似學步輿夫昇人被傷憔悴投宿邸
興旅店次日清晨肩行李者先驅從郡城大路以去

漳浦



藍鼎元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平和張

宣逸夫校

幅行人圖

四兩頭不能捨

鼻者尚卧弗起。吏人偕兩輿夫將行未行。邱興問之。
 吏人曰：竊銀賊也。將稟官究治。以病未能行。有頃。吏
 人及兩輿夫亦去。邱興往視病者。則其族人邱阿雙。
 也。詢之不能答。以手指畫。以言被毆將死之狀。邱興
 怖愕。白鄉長高伯友。共追行者。走二里許。及之。三人
 皆與俱歸。伯友問其故。乃知為海陽縣吏李振川。自
 省歸來。至葵潭。催募邱阿雙代肩行李。在雲落旅店。
 夜失四金。阿雙認竊未償。因拉赴普邑。欲稟究追耳。
 其兩人林阿雄、吳阿尾亦阿雙之儔類也。阿雙有兄

邱阿楚為普禁卒。邱興喚之來看視。則阿雙已不能
 言。過午後死矣。乃相與赴稟縣尉收振川三人于獄。
 申詳到潮邑。余星夜旋普相驗。右額角有木棍傷。兩
 手大指有繩索細傷。頭上周圍有篾籬傷。左右額角
 又有木片支榫傷。腦後腮頰腋臍下體俱有烈火烤
 燒傷。遍身叢毆條條。有似籐條亂擊傷。余曰：噫！慘哉。
 誰橫逆至此極乎？勿論鄰邑書吏。即當路顯官。如此
 所為。我必令償其命也。當場鞫訊。則李振川自認失
 銀疑竊情由。及以折床木拴擊其額角一傷。餘皆雲

落訊蔡管隊及兵丁四人所爲與已無涉而吳阿尾
林阿雄亦言細打箍燒諸事果係汛兵鞠賊欲追客
銀有店家徐阿丙可訊余思此等異刑惟捕盜營兵
乃有之恐所言未必無因復見吳阿尾左手大指上
亦似有繩索痕問之阿尾固稱無有余不信復視其
右指亦然合而觀之則以細繩連細兩大指懸之梁
閼俗所謂雙飛燕吊法也睇審其頭上亦有篾箍痕
解其衣則肋脇之際亦有火燒痕余曰噫奇哉汝一
身與死者無異但傷痕較輕汝何以緘默不言至我

問及尚再稱無有則彼銀非邱阿雙所竊實汝竊之
汝故不敢言也畢竟是誰刑汝亦當言之明白吳阿
尾曰亦蔡高也余曰蔡高如此橫逆汝何以不言阿
尾曰振川令我勿言有弊恐作命案內于証拖累死耳余
曰蔡高所爲之事振川令汝勿言無此理也阿尾言
振川憐我負販窮人遭波累解審無所得食失銀係
彼切已事當爲蔡高所累萬不可免多我一人無益
也余照例錄供填註圖冊通報一面移檄雲落汛提
到蔡高及店家徐阿丙蔡高極口稱冤而吳阿尾林

阿雄尚附和指証因復移檄惠來營將蔡高革除名糧以便刑訊一面移取縱兵職名附詳題叅復吊集犯証虛公研審則徐阿丙此供一出醜態現形供詞與衆大異稱振川有族姪醫卜長途不能存活先一日來投雲落店初三日夕偶爾相逢亦與同宿懇振川借給資斧俾得還家振川許之越日黎明振川失銀四兩及錢八十文因謂同宿者曰官銀被盜事關地方汝衆人不協力追求將遍累汝等矣店中之人皆大恐互相盤問備夫林阿雄等僉謂即阿雙終夜不寐開門出入二次

遂以阿雙爲偷竊直向追求阿雙不服振川曰盜竊吏人聲口官銀打死勿論取折床木拴擊傷阿雙額角復命族姪共繫之族姪恨其竊銀致振川所許資斧竟成空虛以細繩合細阿雙兩逆刑大指懸之梁間拔束薪之堅直而長條者鞭之數十衆人皆勸阿雙供認阿雙仍不服振川復與其姪用竹篾紮成圈子橫逆極矣箍其頭腦之四圍削兩木片支其左右頭角使箍內滿而緊束目睛若將吐出然阿雙仍不服復用山茅焚火藝其腦炮烙之刑後腮頰臑下身阿雙言吳阿尾同床何以得免振

川叔姪復疑阿尾同竊亦縛阿尾以治阿雙之法治
之而阿尾亦不服也振川以阿雙倔强銀不得出始
赴汛弁言其事把總王大振以事關地方遣紅旗蔡
高至店查問阿雙自度不免信口支吾蔡高亦以為
果偷兒也勸振川解其縛押搜前銀終無所得回覆
汛弁王把總曰鞫賊乃文官之事令振川帶赴普邑
稟縣究追振川叔姪遂以阿雄阿尾偕阿雙往普作
証甫行數里阿雙又稱銀在店中振川等復將阿雙
回店遍處搜尋仍無踪跡日將暮蔡高復至店中恐

阿雙夤夜脫逃為地方累令振川以繩縛其手足而
睡至初五日黎明阿雙已受傷深重不能行走矣振
川乃許阿雄阿尾酒食令其昇阿雙至普邑尚望追
出原銀不意一朝畢命此當日實情也余不信命夾
之謂振川阿雄阿尾前言已盡豈汝一人所能飾說
汝得蔡高賄幾何欲脫有罪害無辜乎徐阿丙曰天
日在上夾死不敢妄言請從容細審到水落石出之
後如非振川叔姪所為則以我償其命矣問振川族
姪何名阿丙曰不識也當問振川乃知之間營兵四

人何名阿丙曰止有蔡高一人並無他兵夾死亦不能造出名姓也喚阿尾阿雄與之對質阿丙詈其昧心誣良必遭迅雷擊死阿尾阿雄不敢與辯命夾之兩人皆曰阿丙所言是也我等前日悞聽振川商謀謂人命重事禍累無休家貧不能備具棺斂與原告和息不如三人合供營兵打死汎官必懼而求和邱阿楚得賂領埋可免通報我等皆無禍難於是細打箍燒諸事悉諉營兵而木條細傷供爲弓弦所打今汎官不出和息命案已經通報徐阿丙活口史在供

此是二案更故智

証鑿鑿我等豈能復昧良心乎此人實係李振川叔姪打死與營兵無干涉也余思屍場驗訊之時吳阿尾匿傷不言原有情弊設非振川凌虐何以教令勿言因復訊阿尾曰汝當日身傷亦言是蔡高所爲今何謂營兵無涉阿尾曰惟是振川刑我所以令我勿言我因聽其謀欲冀和息所以當場默默若果蔡高細我吊我箍我烤我我肯爲之隱諱乎今日所供乃是實情雖斬首入地亦不敢言非振川叔姪矣訊蔡高蔡高抵死不承乃訊振川振川嘆曰前生夙孽願

老到不支

果然

實情

實理

死無所言。余曰：阿雙一命，畢竟斃于何人之手？振川曰：我也。余曰：阿雙強壯，汝羸弱之軀，何以能制其死？老實命必受蔡高賄買耳。振川曰：族姪李阿顯助我，非受賄也。因將當日細打籊燒情形備述，不諱與徐阿丙所言俱相脗合。問前供何以不及阿顯？阿顯家居何處？有父母妻子與否？振川言：彼時欲推諉營兵和息了，事是以不及阿顯。併自己亦不承招。今則道其實耳。阿顯家在惡溪韓文公驅鱷之處，無父母妻子。子然一身，東食西宿，自普邑先回之後，不相聞問者數

亦○是○實○話

無○想○之○人○豈○易○拘○到

有○神○使○之

月未知復出周流道路否也。余星夜關移海陽縣，專差守提果獲李阿顯到案。當堂一訊，不待刑鞫，遽將當日偕叔李振川酷虐刑死。邱阿雙情形直言不諱，與徐阿丙、李振川等各供先後脗合。余曰：噫，是矣。乃定爰書擬振川抵償，阿顯杖流三千里。蔡高、徐阿丙不行勸救，阿尾、阿雄初供不實，各予八十重杖。解府審明，轉解臬司。臬司以初報供指為憑，今審係振川、阿顯致斃，與原詳不合，檄駁覆審。余復虛心靜鞫，詳慎研訊，再無可疑。仍照原擬解上大拂臬司。意時必

省○了○無○景○筆○墨

欲坐蔡高兇手。取約兵不嚴職名。附參見余不依檄。駁翻案不勝憤怒。欲加以易結不結罪名。劾余落職。余曰。殺非辜之人。命以保一已之功名。此事豈我爲之哉。不如削職入深山讀書。仍不失故吾也。臬司復調余至省。令覆訊。且面諭曰。汝恃才執性。目無上司。我原檄如何駁詰。汝竟置若罔聞。此案若非營兵兇手。何能爲此酷刑。汝從前驗報如彼。今日審詳如此。何以達部結案。茲付汝再審。汝其慎之。余曰。某無才末職。安敢任性。已照憲檄嚴審。而犯証矢口不移。無

如何也。海濱之人爲盜。捕盜無所不諳。細打箍燒之事。原不必待營兵。而後能振川身任縣胥。豈不知殺人者死。阿顯並未刑鞫。亦皆甘罪。如飴此則鬼物憑之人命。關天不償不已。豈人能強乎。蔡高實係無辜。故令屈抵。不特抵者不願。恐受抵者亦不願也。當時錄供通報。則據所言如彼。今日審出實情。則定爰書如此。大部駁詰亦無如何去官。事小枉殺非辜。事大惟有靜聽參革而已。臬司怒不可回。跳叫詈罵。欲行揭參。左右曰。免冠叩響頭謝罪。余笑曰。免冠亦不

至理

大有汲黯黠意

二句可入語錄

自是

妨但頭只好付之何能響此事我未之學也臬司亦笑且恨因
曰汝且虛心再審不必執定意見余曰不敢也余思
限期已迫若待再訊解府府訊解司則緩不及事因
將案卷人犯帶赴本府公署會審駁詰刑訊以府憲
胡公為主余從旁靜而聽之命胥役亦於其旁並記
口供則振川阿顯蔡高阿丙阿雄阿尾諸人堅供如
前至死不變余更改問語補新供再將原讞叙入携
質臬司閱畢大怒罵曰汝止自改問語耳供讞則仍
舊真目無上司視我若狗吠者也余曰不敢問語出

示至公無私也

中正

自問官可以更改口供出自犯人死生關絲豈問官
所能移易口供既不可移讞語自難更張今日之案
實無疑義請憲臺明鏡親審如有謬戾罪不敢辭臬
司曰親審若有別情揭參必不可易余曰願之遂趨
出同列皆為我危余曰我自幼貧賤以至今日一官
有無何足輕重殺人以媚人此官尚可為哉越數日
臬司親訊疑振川等受人賄囑將遍刑之振川曰我
在公門數十載豈不知殺人者死雖有千金之賄賂
而無性命以受享得此欲何為哉吾以四金不能舍

眼前道理不用多言

之故。悞殺一人。今復諉罪于無辜之人。是我又殺一人也。此案不枉。卽夾死亦無他供矣。阿顯曰：我殺人。不認。乃當刑夾。旣已供招明白。不敢架禍他人。又何夾焉。蔡高曰：吾今日卽死于夾。不敢代人償命。使邱阿雙含怨九泉也。阿丙阿雄阿尾皆言前供是實。今日夾死亦再不能轉移爾。臬司顧書吏而笑曰：伊等作手如此精妙乎。吾欲翻案則無從翻起。欲刑夾則無從夾起。書吏曰：此是實情。非作手也。且將此案商之撫憲可乎。臬司曰：善。卽以其情入白之。撫憲曰：可。

遂依擬題結。而李振川李阿顯數日之間。先後俱卒于番禺縣獄。不待刑法之及也。

雲落非刑。聞者髮指。若使抵償不辜。千載有餘恨矣。去官事小。枉殺非辜。事大如此。乃可執法。

三山王多口

有陳阿功者。以急究女命來告云。其女勤娘。嫁鄰鄉
林阿仲爲妻。于歸三年。未有男女。仲母許氏。素酷虐。
憎女貧窶。此九月十三日。我造其家看視之。則女已
杳無踪跡。不知係打死滅屍。抑嫁賣他人也。問汝女
曾否往來汝家。曰八月來。九月初六日方去。有王阿
盛。可質攝訊。遇陳阿仲母許氏。切切鳴冤云。寡守十
七年。始娶一婦。面媳婦連月歸寧。七月間往復者二。
八月六日再去。十七廿四初三。速之數次。皆不還不。

知何故。至此十三日。陳阿功忽到我家。欲索女命。此必係阿功立心不良。欲圖改嫁。故藏匿耳。問陳阿功女在汝家。以何日旋去。與耶步耶。何人偕之行。曰。女九月初六日言歸。貧人不能具有輿。遣其弟阿居送之。半途步行而去。問汝兩家相距遠近幾何。曰。十餘里。阿仲母子大呼曰。並無歸來。左右隣可質問。王阿盛汝于何日何處遇見陳女。旋家曰。聞阿居言之耳。未見也。我家里許有三山國王廟。我九月六日鋤園道左。見阿居自廟歸來。言吾父命我送姊還家。我問

曰。姊在何處。阿居曰。去矣。我所聞如此而已。餘不知也。問陳家貧富何如。阿盛曰。貧甚至廟幾里。曰。三里許林家至廟幾里。曰。六七里。呼陳阿功詰之。曰。汝女既已適人。汝家又非甚富。值茲米珠薪桂之秋。日日歸寧。何為且夫家促回三四。汝不聽去。又何為初三來請汝。既不依。豈有初六無故自行送去之理。又不令汝子送至其家半途而返。與無干之王阿盛言之。何意汝子無心一言。汝又何從而知。遂援引以作證。據其為汝改嫁播弄機巧無疑也。阿功呼天撲地哭。

曰○父○子○至○情○蔬○水○可○甘○何○必○富○壻○家○催○促○再○三○堅○不
二解之○許○自○覺○過○當○送○還○補○過○理○所○當○然○兒○子○尚○幼○離○家
三解不○敢○太○遠○至○于○半○途○則○壻○家○亦○已○在○近○我○怪○兒○回○太
四解速○詰○以○未○至○半○途○兒○言○已○經○過○廟○有○阿○盛○叔○看○見○今
五解女○無○踪○是○以○牽○連○及○之○我○生○不○知○女○子○從○一○而○終○豈
六解有○壻○在○別○嫁○之○理○喚○阿○居○問○之○則○年○方○十○歲○云○送○姊
得開至○廟○前○而○返○問○何○不○送○至○其○宅○曰○父○命○我○回○家○牧○牛
聽○姊○自○去○嚇○之○曰○姊○現○在○汝○家○嫁○人○何○敢○欺○我○汝○不
赫得利害實○言○斷○汝○指○矣○阿○居○懼○哭○而○不○言○再○三○餌○之○總○曰○無
阿居亦利害

此○事○問○廟○有○僧○否○曰○無○有○有○乞○丐○否○曰○無○有○左○右○有
人○家○否○曰○無○有○有○樹○林○否○溪○河○池○塘○否○曰○無○有○問○汝
家○左○右○鄰○何○人○曰○左○右○俱○無○隣○居○余○終○疑○陳○阿○功○所
賣○較○成○機○局○而○阿○功○刁○悍○阿○居○幼○小○皆○難○于○刑○訊○思
得寡南○人○畏○鬼○當○以○言○試○之○召○兩○造○謂○曰○汝○二○家○俱○無○確
好子証証○難○定○是○非○既○道○經○廟○前○則○三○山○國○王○必○知○之○汝○等
且○退○待○我○牒○王○問○虛○實○明○日○再○審○越○次○日○直○呼○陳○阿
功○上○堂○拍○案○罵○曰○汝○大○非○人○類○匿○女○改○嫁○且○聽○信○訟
師○欲○以○先○發○制○人○汝○謂○人○可○欺○乎○人○可○欺○天○不○可○欺

舉頭三尺有神明三山國王告我矣汝尚能強辨乎
 汝改嫁何人在于何處得價幾兩我俱知之汝不贖
 還今夾汝矣阿功懼不能答伏地叩頭求寬余曰贖
 還寬汝阿功曰是也為窮餓所驅嫁在惠來縣李姓
 者聘金三兩願鬻牛以贖之即將陳阿功痛杖二十
 枷于市命之曰贖還釋汝不贖不還枷死乃已於是
 阿功使其妻王氏往惠來求贖李姓勒令倍償財禮
 王氏鬻一牛及幼女得六金贖之林阿仲聞有六金
 對勤娘失節遂私與王氏議和得金更娶而勤娘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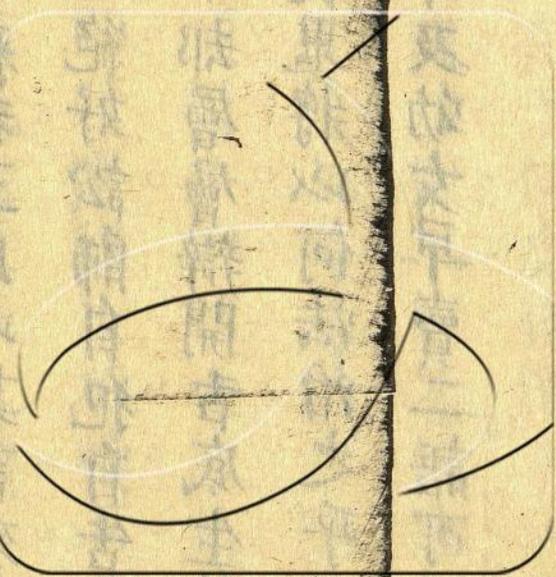
歸李矣陳阿功荷校兩月幾斃命謂其妻曰早知三
 山王多口悔不將牛及幼女早賣免受此苦楚也今
 事畢宜稟官釋我王氏以其言來告余笑而釋之
 陳阿功乃絕好訟師自犯自告令人不疑任汝層
 層駁倒伊却層層辯開舌底生蓮殊難招架此等
 人若不畏鬼將以何法治之乎早知三山王多口
 悔不將牛及幼女早賣二語可謂奇絕

鹿洲公案卷下

古

西穀船戶

潮為郡故產穀之區也。三歲游饑民生艱食雍正五年制撫大吏請于朝議發西穀十萬石勻貯潮屬各縣倉備賑恤平糶之用。詔報可。兵民以手加額。相慶慰。而是年夏禾半收冬稔八分以上穀價稍平。秋冬閒撫藩派撥省倉西穀發運惠潮觀察樓公故廣州郡守也。公在廣府任內平糶出入存留未買穀價五萬四千二百八十石。應買穀還新守補倉而潮為公所屬郡乃議往高州買穀運潮省勞費時嶺東



穀價石尚八錢西穀上者不過五錢中者下者在三四錢之間一舉兩美制撫以為便於是運潮之穀樓所○以○有○高○運○有○運○之○分公毅然任之領出穀價遠近並買遣潘田司巡檢宋肇焯烏槎司巡檢張宏聲三河司巡檢張德啓招寧司巡檢范仕化分途押運潘田司素有幹才能權子母將穀價于佛山購廣鍋棉布之屬帶往高州發市然後買穀以歸稍延時日候風汛即在高州洋面沈失西穀二千八百石又在香山海洋報稱被盜又報漂沒三舟而私貨毫無損失或者疑之烏槎司亦在

海豐洋面沈失西穀二千八百石招寧司專在省城

領運近買之穀一萬五百五十石全付潮陽范巡檢

以海船險苦先由陸旋潮押運人役各與船戶串通

沿途盜賣每賣穀一石押運得錢百文以為定例所

督八船自二月十八日在省開駕至四月二十八日

到潮邑之磊口余適會海門潮陽達濠三營將官勘

酌脩造戰船木植聞西穀備極不堪兵以發餉為患

因檄行押運巡檢范仕化就八船中各起好穀一石

送至縣堂會同海門營參將許君諱大猷潮陽營遊

擊劉君諱廷俊守備永君諱福達濠營守備吳君諱
大庭廣衆十目所視崑即于縣堂之上眼同風颺每穀一石有扇淨八斗
 二。三。升。者。有。七。斗。五。六。升。者。合。計。勻。算。石。可。得。淨。穀。
 八。斗。復。令。范。巡。檢。會。同。弁。目。碾。米。每。石。得。米。三。斗。八。
 九。升。或。四。斗。不。等。色。黶。且。碎。三。營。有。難。色。余。謂。范。巡。
 檢。曰。聞。西。穀。素。佳。道。憲。軫。念。民。瘼。豈。忍。以。有。名。無。實。
 之。穀。失。嗷。嗷。待。哺。之。人。心。皆。君。輩。不。慎。致。使。船。戶。舞。
 弊。至。此。將。奈。何。范。憤。然。作。色。曰。此。皆。道。憲。所。買。之。穀。
 好。醜。惟。道。憲。是。問。船。戶。不。敢。損。毫。芒。也。時。道。府。檄。催。
一好推卸

收穀甚急且言船泊海上風濤不測萬一有意外之
 虞將誰任咎余曰然且受之遣書吏黃遇趙平邱潮
 黃輝陳良陳智等帶領小船數百往磊口接運則見
 船上高飄黃旗大書奉旨押運憲役高光等十人
 及招寧司外甥馬相公弓兵董明皆正容端坐作上
自然如此司差員行徑舵梢水手如虎如狼指揮呵叱黃遇等
 相顧懾息莫敢出聲先以水浸爛穀攙和量交羣吏
 以不堪貯厥為請船戶厲聲曰大老爺發下之穀雖
說得凜凜然可畏却亦是忠謀粗糠沙泥誰敢不受汝主欲做官否也吏皆曰非敢

不受。但濕穀另交。可以攤晒。乾濕混雜。恐乾者亦為
所累。船戶曰。我。不。管。也。吏。不。敢。復。言。亦。屈。意。受。之。是
時。船。上。諸。人。驕。橫。無。比。言。必。稱。大。老。爺。范。巡。檢。與。吏
言。船。戶。必。曰。大。老。爺。船。戶。言。舵。工。水。手。必。曰。大。老。爺
舵。工。大。老。爺。水。手。而。船。戶。水。手。日。日。輪。流。置。酒。與。招
寧。司。高。宴。妓。女。頑。童。晝。夜。不。絕。諸。水。手。又。設。為。歌。量
之。法。將。斛。斜。放。穀。面。不。俟。上。滿。輒。盡。力。向。下。刮。之。羣
吏。曰。如。此。則。每。斛。少。一。升。有。奇。矣。我。等。將。何。以。交。倉
船。戶。曰。大。老。爺。斛。面。如。是。汝。等。上。倉。與。否。我。安。知。之。

氣勢之極

該給舵宅

好決活好用

係箇上司

差員口氣

吏黃輝不能忍出怨言曰。如此則我等每人須賠穀
數十石。汝輩傷天害理。不存良心。動輒稱大老爺大
老爺。豈教汝如是乎。船戶黃兆大怒。鳴鑼黨眾。將黃
輝。楚。撻。破。額。輝。跳。入。小。船。逃。生。兆。遣。王。阿。受。李。阿。二
等。追。至。小。船。撲。擊。之。小。船。戶。陳。阿。牡。蔡。阿。相。皆。被。傷
招。寧。司。馬。相。公。目。視。之。而。無。言。時。五。月。十。一。日。也。於
是。小。舟。盡。逃。羣。吏。踉。蹌。歸。來。莫。敢。再。往。尚。有。三。千。餘
穀。在。船。未。收。余。不。得。已。復。催。募。小。船。于。十。三。日。檄。委
巡。檢。范。仕。化。帶。領。交。收。范。仕。化。不。肯。余。思。仕。化。身。為

橫逆

彼心中何等快活

該給舵宅

係箇上司

○上○憲○至○交○

運官船戶其所管轄又現任招寧司巡檢以潮邑之

○認○作○屬○員○宜○其○敗○也○

屬員辦潮邑之公事有何推托之處于十五日再行

檄催至十七日仕化猶不動且言道憲係屬至交經

連日具稟陳明早晚穀船疎失不知是誰之罪余聞

○我○至○今○猶○為○恐○怖○

其語為之毛髮悚然知此人奸險能幹為上憲腹心

○虧○得○恁○地○聰○明○不○

重用之員既經連日具稟恐黃夜將穀搬藏鑿舟入

○然○悔○無○及○矣○

水我咎其可追乎因臚列事由詳明列憲即于十八

日清晨躬率小船出海接運而西穀愈出愈醜有水

注爛者有發熱如火者皆收而不問惟糝扁太多似

非原穀疑道憲所買未必至于此極而范巡檢力爭

○既○老○實○向○爾○說○尚○不○覺○悟○何○也○

稱係道憲賤價所買海陽揭陽皆是此穀發付不干

船戶之事余亦不與之辯也越次日已刻吏復取扁

○幾○粒○米○惹○出○無○數○是○非○

穀來觀中多米粒余思道憲買穀焉有攙米之理此

○得○竅○

確係船戶盜取碾米仍將糠粃攪下耳碾米必在附

近人家吾得其間而入矣因閑問兩岸有鄉村否舟

子言樹林內有之東為松子山西為棉花村余佯言

舟中熱甚登岸乘風坐于松陰之下少頃有趨而過

人曰須問鄉長余曰然即遣役喚棉花村鄉長鄉長
病其母來曰欲究窩接西穀則我老人知之不必問
病兒也吾鄉中鍾阿信鍾阿興魏阿加皆為碾米數
十石或接往達濠發賣對面松子山李阿家謝朝士
等更多窩接朝士家中聞尚有西穀未賣急掩取無
不獲者余立刻遣役趨松子山謝朝士家果有西穀
四包在焉連人及穀俱獲以來問何船之穀則曰鄧
文興也命捉文興舟中言文興已往府鎖其舵工湯
廣萬訊之則諸舟無不然者余謂范巡檢曰何如范

曰固知之余曰知而不言何也范無言可答余將兩

岸窩接之鍾阿信鍾阿興魏阿加李阿家併入船船

戶黃超成等盡拘入邑當堂確訊則謝朝士于被獲

四包之外另為碾米十三石鍾阿信代碾十六石鍾

阿興代碾十四石皆載往達濠發賣李阿家代碾十

七石魏阿加代碾八石又為載米六石往達濠發賣

又代買扁穀二石余曰噫磊口兩村之弊不過如此

矣訊船戶黃超成則侃侃直言在天字馬頭買扁穀

五十石虎頭門買扁穀十石至九龍又買扁穀十石

達濠買扁穀六石二斗棉花村買扁穀一石二斗沿途碾米盜賣兵去好穀一百二十餘石除攙下扁穀七十七石精詳之至四斗今尚缺少額穀五十一石五斗問汝舟並無破損何以穀皆漲熱據供係量交之前一日恐穀石短少將扁穀用滾水泡濕攙下不虞黃兆等衆人角口數日不來盤收此所以發熱也訊船戶麥長據供在天字馬頭買扁穀二十石汕尾買扁穀十石平海買扁穀六石沿途碾米換菜食用共去好穀八十餘石除攙下扁穀三十六石尚缺少穀五十八

石訊船戶謝勝據稱實名王光嵩乃代謝勝押船其買賣穀石皆謝勝自爲之事我不能知其詳只在天字馬頭賣去好穀五十石隨買扁穀五十石攙下將開船時又賣去十餘石平海汕尾賣去十六石庵埠賣去五石皆隨買扁穀攙下其他處盜賣及沿途碾米換魚換菜出去好穀不知幾何大抵亦有百餘石除攙下扁穀一百二十餘石之外尚缺少穀九十石五斗問汝穀亦發熱何也據稱我等亦於將交之先用滾水泡下使穀漲多不虞因黃兆衆人角口數日

不來盤收。是以發熱問汝八船皆泡水平。曰然也。訊船四船船戶黃兆則黃兆攬載未回。而所獲者乃舵工林家相也。據稱黃兆在天字馬頭買下扁穀五十石。虎頭門峽西買扁穀二十石。九龍買扁穀十五石。沿途盜賣及碾米換菜食用。共去好穀一百三十餘石。除攬下扁穀八十五石。尚缺少穀四十七石。五斗訊船戶李德則係黃奇昌黎阿二公共之名。黃奇昌在府未獲。據黎阿二供在庵埠買扁穀十石。在潮邑買扁穀二十三石。達濠買扁穀三十石。沿途盜賣碾米換菜。

共去好穀百餘石。除攬下扁穀六十三石。尚缺少穀三十四石。五斗訊舵工湯廣萬據稱船戶鄧文興買賣之穀不能深知其詳。止五月初五初六兩日。在磊口有小船載扁穀二次。文興共買二十餘石。攬下沿途盜賣碾米。大約不及百石。攬下扁穀不知多少。今尚缺少穀四十五石。訊船戶謝永興據稱永興在府未回。我乃舵工李昌桂也。永興僱小船在東莞縣買來扁穀五十石。天字馬頭買扁穀三十石。庵埠買扁穀四斗。沿途盜賣碾米換菜。亦不過百餘石。除攬下。

扁穀八十餘石尚缺少穀三十三石五斗訊船戶陳裕興據稱裕興在郡未回我乃舵工黃志成也裕興于二月十七夜用小船三隻斜載好穀五十石回家在東莞縣買來扁穀五十餘石虎頭門買扁穀三十石沿途盜賣碾米食用大約亦百餘石除撈下扁穀八十餘石尚缺少穀五十石余曰噫是矣登即移行達濠營併檄招寧司官吏將八船駕往達濠港內嚴加看守將船戶黃超成等諸人羈禁通詳一面關移海陽縣提拿船戶黃兆謝永興陳裕興黃奇昌鄧文

興各正身赴縣質審六月初十日皆至覆訊之則黃兆實名林有德據稱天字馬頭虎門九龍共買撈扁穀八十五石及碾米食用盜賣缺少之處與林家相所供若合符節謝永興實名滕有興據稱省城東莞尾埠共買撈扁穀八十石四斗及碾米食用盜賣缺少之處與李昌桂所供若合符節陳裕興自言東莞虎門買撈扁穀八十餘石及碾米食用盜賣缺少之處與黃志成所供若合符節鄧文興乃湯廣萬向之湯廣萬乃鄧文興所供買撈扁穀碾米盜賣缺少之

處亦兩人如出一轍黃奇昌詭名劉阿進據稱買攬
扁穀於黎阿二所供六十三石之外尚有天字馬頭
買攬扁穀九石虎門買攬扁穀五石達濠多買扁穀
五石共攬下扁穀八十二石餘供亦如一轍至問其
有無給與高光馬若愚等每石百錢之陋例則八船
戶合口齊聲並稱一錢不少無一人有異詞也余掩
卷嘆曰諸船戶經審數次不用動刑先後口供弗差
銖黍此尚何疑義哉彼行傭貿易之細民貪小利無
足怪向非押運官役養成驕縱亦何遽至于斯猫鼠

同眠嫖飲浪費公然以賤買醜穀勒抑屬員之惡聲
加之公忠為國之道憲非平日深受憲恩之人所宜
出此也據招砂都約保邱朝黃經等稟稱松子山棉
花村盜出穀石招寧司馬相公弓兵董明憲役高光
等諸人皆預焉約長王瓊林船長邱兆美保正王朝
等稟查盜接西穀小船鍾阿信鍾阿興魏阿加等之
外尚有招寧司巡船私自載運而脚夫吳阿孫自言
范巡檢之子大相公令將西穀代為挑至米舖碾米
八石入巡司衙門食用者二次矣約保將吳阿孫解

到訊之果然一時幾不能忍欲將范仕化高光等問
此乃見王法成盜首通詳參究念係上臺鍾愛信任之人投鼠忌
行不得器有傷憲心恐非自全之道再四思維是以中止祇
如是足矣將攙和盜賣情節申憲究追但思范仕化等護庇船
戶竟以醜穀盡諉道憲置身事外是誠何心今水落
石出八船船戶攙下扁穀六百餘石缺少額穀四百
餘石則此中情弊瞭然矣六月二十二日潘田三河
兩巡司運到高穀在澄海縣溪東港遭風淹沒殆半
其穀或在水中撈起和泥晒之鹹水浸淫外乾內敗

奉憲諭各縣四六勺撥餘者盡歸潮陽是以潮邑又
于四六之外多收水穀三百餘石計接受潘田司好
穀一千五百七十五石水穀一千三百八十石三河
司好穀二百七十九石水穀二百七十八石水穀顏
色黯黑觸手成灰經憲委招寧三河兩巡檢勘估前
運西穀之暇併取一石晒乾碾出灰米三斗六升米
此言不可不聽戶以為無用及早設施賠補八百石可已遲之則歸
無何有之鄉全為交盤大累矣統計潮陽一邑共收
海運西穀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二石或交代風颶或

碾米給餉均應賠補三千二百石縣令為道憲屬員
忠厚之至自分代賠二千二百石其挽和盜賣缺額一千餘石
不可謂不公道之穀應于各船戶名下追補此大公至正之道也上
憲檄行海陽潮陽二縣會審究追將其船變賣賠補
釋船戶則范事而招寧司巡檢范仕化屢藉稱道憲之命請釋船戶
畢非開管也余以事經通詳案未會審不敢私釋而范仕化背出
危言余佯為弗知比聞制撫題明西穀兌撥沈失情
怪不得他由將四巡檢叅革發訊仕化愈懷怨懟每于道憲之
前播弄是非余適奉檄召至郡促出倉收面請憲示

道憲仍命審明將船變價賠補余思范巡檢監守自
盜已經漏網倘將船戶盡釋則千石將問何人為道
憲賠補二千餘石固所甘心為船戶賠補一千餘石
藥石之言惜不能用上臺歡無此情理范仕化言此等穀石何須賠補即使新官
喜便是好官那管別人虧空耶交代有道憲泰山為主誰敢不接受哉然余心終未
敢安仕化退謂人曰招寧司雖暫時落職總有開復
之期潮陽縣亦在旦夕且禍烈于我百倍直張目俟
得定之耳寅僚以告余曰倉穀顆粒皆關民命未便有名
無實欺誑朝廷况道憲大人長者為國為民斷斷

乎無此事也。越數月其言果驗。

倉穀民命所關押運官役猫鼠同眠以國家勤恤民隱之隆恩恣其嫖飲花消之受用雖欲不治不可得也。閱至令君親造海上因看見數粒之米就地生風究出許多奸弊一網羅盡供招歷歷不覺為之拊掌稱快。但上司欲為掩蓋則投鼠忌器豈可過于認真自貽伊戚。朝廷遠而上司近信乎邑令之不可為也。

忍心長舌

林振龍有女曰賢娘。嫁劉公喜為妻。十有一年矣。生一子一女。翁姑無恙。廬舍晏然。公喜以貿易為生。家雖貧亦不至餒斃。公喜父國奕以墳山雀角待訊。揭陽適病劇。公喜母攜孫往視之。林氏及幼女阿進在家。未幾振龍令歸寧。以去鄰人以為常事。弗疑也。及公喜歸自廈門入其室。不見其妻。鄰人陳孫典以歸。寧告公喜之振龍家。則振龍不見。見妻母鍾氏。問賢娘。鍾故為駭愕。曰無之。公喜言某日來在汝家鄰里。

衆目共見何言無有鍾氏曰固無有也道詞知窮公喜歸沿鄉

訪問偵爲鍾氏遣子林開喬及販者郭阿連嫁賣以

告其族人劉文實文實率劉國定劉國重劉勤劉連

等偕公喜至振龍家大譟振龍父子不敢出公喜計

無所施將林園所種薯芋殘毀狼藉鍾氏出阻文實

等譁然詬詈之公喜痛妻不見狂跳叫罵尤無禮鍾

度無退敵之策入持薙髮刀出當衆自劃額頰諸劉

皆驚走然鍾氏勿未及喉刀傷甚輕固晏然無恙也

公喜猶不已必欲究知賢娘踪跡來告林振龍賣滅

其妻振龍亦告公喜賣滅其女公喜告鍾氏謀販郭

阿連嫁鬻賢娘及阿進不知所之索妻女二命振龍

亦告公喜謀販郭阿連嫁鬻賢娘及盜薯行兇殺傷

大妻二命因遣役訪攝郭阿連未至未訊也越二十

餘日鍾氏以病死振龍視爲奇貨可居以活殺妻命

來告云鍾氏怪劉公喜賣女公喜聽監生劉文進主

謀聚衆行兇逼殺鍾氏而告詞後開列元兇則又係

劉文實而非公喜拐賣逼殺皆云文實之事余見其

前後矛盾不問可知爲荒唐然事涉命案不得不爲

依樣並告亦可愚有司耳目

宜有此謀

此庸夫之怒也

宜詬宜詈

退矣好計當衆二字妙

有揮節

自然

怪不得

詣驗也。鍾年五十有六，舊劃刀痕已經全愈，遍身黃瘦，並無微傷。活殺之控，虛誕極矣。但賢娘踪跡未明，黑白難分，勢不能以中止。拘出郭阿連，問訊則鍾氏前後商謀嫁女情事及遣子林開喬同送賢娘由惠來而之甲子所嫁與李姓者為妻言之歷歷皆有確據。而振龍恃有親屬為惠潮觀察使心腹，幹差專在外訪求官司得失，而其族又新近與邑中仕宦者聯宗紀綱數輩羅列屍場，自覺有赫赫之勢，堅不輸服。余移檄海豐，併遣隸役偕郭阿連之甲子所窺伺李

家住處，獲出林賢娘，交署尉張東海遣解奈湖。林振龍要賢娘于路附耳數言而去。賢娘至言十八于歸。今行年二十有九，生一男一女，男為夫公喜所賣女為郭阿連所賣，問賣汝者誰也？曰：劉文實也。問汝與文實有私乎？曰：無之。無則曷為從之？奔曰：為文實之母馬氏所欺也。因夫公喜非翁姑所生，被逐無房舍，可居在文實家借宿，而夫賂蕩作賊，不顧妻子無衣無食，遂為文實所賣。問汝父母知乎？曰：不知也。然則汝自願嫁乎？曰：不願也。余曰：噫，奇哉！汝二月二十八

日在母家遣嫁何云文實曰馬氏遣郭阿連到我母
 家給去耳彼言翁姑死令我之揭陽治喪我是以從
 之去問是夕宿何家曰宿洋內鄉郭阿連家次日宿
 惠來又次日宿甲子所至三月初七日嫁與李云義
 聘金三兩劉文實郭阿連分之而去問汝平素與阿
 連有私乎曰無也平素並不識阿連因馬氏遣來始
 見面尚詐名阿順後乃知之郭阿連以首捨地大呼
 曰冤哉我實受鍾氏之托稱賢娘新寡近地婚姻富
 者非偶貧者無所得食惟海豐甲子多魚鹽之利易

以謀生人多溫飽令我同林開喬一行耳我乃男子
 賢娘少婦非親兄林開喬同行鍾氏肯令其女從我
 去即賢娘亦安肯從素不相識之男人過都越邑之
 他郡以去此理甚明情甚確如彼所言我不服也再
 訊賢娘賢娘以父兄先入之言為主不實供刑之不
 變訊林開喬開喬無可答亦但諉為文實刑之不變
 訊劉文實文實固稱無有賢娘開喬力指之刑亦不
 變再訊郭阿連阿連稱止有林開喬母子與他人無
 一毫干涉刑之終不變余復呼文實訊之文實呼天

血更何苦

去路

分明

大巧反批

情事歷如

何可

至理此是假不得的

明白已無

疑義

狂毒

狠手辣手

已無可說不得下盡其詞

撲地言公喜乃我從兄之子世豈有欺誑姪婦轉賣
以○使○賢○娘○服○辜○耳
 他人之人且我非游手窮餓有妻有子有田有宅肯
 作喪心病狂之事與郭阿連分三兩污穢之財我若
 果有此情郭阿連豈其代罪劉公喜豈不我怨即林
理○直○氣○壯○言○之○慄○慄
 振龍焉肯舍我而告為公喜所賣我又安敢與劉公
 喜往謀振龍之家以此嫁禍有死不服馬氏曰我二
 十孀居苦守二子今行年七十足不履戶庭非禮之
 言不出諸口豈有勸人改嫁作傷風敗俗之事若有
刻○四○口○之○口
 此舉則從前守節皆虛矣此婦人忍心害理十餘年
此○與○非○

結髮恩深甘反面從他人以去又敢誣夫非翁姑所
人○類

生又誣以賭蕩作賊宅舍堅好誣以無室男子在家
二○誣○三○誣

誣以鬻賣如此婦人何事不可出諸口尚以其言為
五○誣

可信乎因遍詢鄰居陳孫典房族劉紹萬劉國來劉
諸○誣○盡○解

文忠鄉保楊鼎顯則公喜素守分循良無比匪醜行
諸○誣○盡○解

貿易為生亦無賭博室廬完固與劉文實尚隔一村
此○婦○妻○心

亦無賣子乃再呼賢娘問之曰汝言公喜賣汝男有
此○婦○妻○心

諸否曰然也賣與誰曰賣與阿翁劉國奕國奕哭曰
此○婦○妻○心

天乎公喜乃我夫婦親生之子公喜之男乃我之孫

何買賣之云哉。余不禁怒髮衝冠。命批賢娘頰二十可殺可割恨不。撈其指拷之三十。賢娘聲色不動。余曰：野哉！傷風敗化至此婦極矣。吾早知其妄，但林振龍挾上司威勢，不得不俾盡其詞。此婦豈為人所欺者？既明知洋內鄉為郭阿連之家，又惠來甲子，日止宿之處，條分縷析，豈有被欺揭陽之理？且誣夫為賭為盜為非翁姑所生為無室無食如此潑婦，何言不可出諸口？彼以劉姓為仇讐，為土芥，豈肯為文實所賣？況其登車就鬻，實出林振龍之家，與文實迥然。風馬非郭阿連。

平昔私通，則林開喬之行無疑也。賢娘乃服辜言，並非與阿連有苟合，但連年饑饉，賣女者多，不止吾父母。而林振龍林開喬亦自知不可掩諱，俯首伏罪，不敢復諉為文實，但乞免追財禮，欲與劉公喜索殯殮之資。而公喜欲令其贖還幼女阿進。郭阿連言阿進乃開喬賢娘鬻在甲子，所亦知其處，命贖還之。問公喜國奕尚收回此婦與否？父子皆叩頭流血曰：不敢也。乃聽歸後，夫即日出境，免使久留。是邦為潮邑山川之玷，郭阿連接律枷杖。林開喬以母喪，姑開一面。

惠州公案卷下

三

之○網○追○聘○禮○貧○無○可○償○勸○劉○公○喜○姑○置○之○勿○以○污○穢○
之○財○羞○及○阿○堵○使○覘○門○第○者○以○為○有○不○祥○之○氣○而○林○
振○龍○以○年○老○姑○寬○勿○謂○有○人○乎○憲○司○之○側○果○煬○竈○藉○
未○必○不○可○恃○叢○者○之○泰○山○可○恃○也○

天下殘忍不仁之婦至林賢娘極矣半生夫壻及
翁姑男女輕輕拋却無一毫顧惜之心且信口誣
譏必欲網害其族人而後快虎狼蛇蝎蓋由家教
然亦鍾氏視人盡夫振龍開喬均非人類風俗之
壞一至于此非賢令君極力轉移寧有瘳乎

山村樓

潮○陽○有○大○盜○曰○馬○仕○鎮○太○學○生○也○名○鳴○山○字○仕○鎮○所○
起○得○鄉○直○居○鄉○曰○仙○村○在○貴○嶼○之○南○六○七○里○地○屬○舉○練○都○平○疇○
沃○壤○四○望○無○際○溪○河○交○錯○水○清○樹○綠○夜○月○蘆○花○漁○舟○
大○類○梁○山○泊○賊○景○上○下○鳴○嗚○咿○咿○相○歌○唱○以○來○往○風○景○不○亞○於○蘇○松○固○
嶺○東○之○勝○槩○也○昔○人○以○仙○村○命○名○今○則○為○盜○藪○矣○馬○
可○為○三○嘆○氏○故○巨○族○其○丁○男○二○千○有○奇○分○三○寨○鼎○足○而○居○左○右○
鄉○村○莫○敢○睨○視○仕○鎮○豪○雄○犷○悍○尤○為○馬○氏○之○冠○生○而○
有○盜○行○見○人○財○物○則○心○不○能○平○不○攘○竊○以○去○不○止○雖○

至親密友亦必深藏示虛不敢使一注目也仕鎮慕
祖師廟柳蹠宋江之為人招邀匪類往來浹洽四方無賴之
盜案輩皆歸之所居舍傍有大樓高廣堅邃羣盜至皆歛
之樓中大意以穿窬為主飛簷走瓦鑽墉穴地者為
如五音君門下客雞鳴狗盜皆有之上客駕舟逐流載私
榷徙倚道旁顛過客而奪財物者又次之樓中人衆
至百餘出入往來掉臂瞋目橫行無所忌民有犯顏
色者輒揮拳相向當急急謝罪惟恐不及遲則夜入
其家罄諸所有矣耕牛入村追者在門屠者在室懸

皮肉當戶而市牛主亦不敢睇觀而去鄉人畏之如
虎不敢斥言為隱語曰大樓公或曰樓鼈子公者尊
稱鼈子者潮人最賤惡之號也仕鎮以攘竊起家漸
致富饒康熙四十三年捐貲作太學生自是儼然士
林羣盜不復曰大哥而共稱為馬老爹矣馬老爹之
名震潮郡撫按承差道府胥役皆潛與往來凡上官
差員出訪事者十人九主於其家以故邑中紳士縣
吏捕役莫不趨奉締交惴惴然惟恐稍拂意也然貴
山峽山洋烏泔水黃隴舉練之閒家家不得安寢百

里之內多怨嫉而不敢言有密白于官將捕治皆以
負固不可得搏差抗提視爲無足重輕前後任潮邑
攝潮篆者十令拘之三十有四年不能獲或設法籠
絡之彭令君以五都錢糧委之征收仍攘竊如故且
侵欺科派無所底止及支令君赫然振怒移檄守將
借兵四百親詣山村擒捕之仕鎮命三寨皆閉門拒
守於垣墉上施火炮直向支令君攻擊營弁恐殺傷
啓大釁急命班師支令君憤恨不能已而上官左右
皆馬氏腹心且反於支令君督過不得不渙然冰釋

仁者之勇

公然迎敵

制尉

自是仕鎮威震惠潮莫敢有萌擒捕之想者魏令君
以西南地方委之看守號曰總約長仕鎮益驕橫無
所畏時或至邑治無敢問及而攘竊漸行于城中布
帛貨舖擇肥而食街坊奸宄世家大族子弟且有陰
爲黨羽坐地分贓者矣有監生陳開發者賈人也居
積布帛頗饒仕鎮偵知之時有華橋人胡其暢爲峽
山和平一方巨賊然亦依仕鎮門戶聽指揮仕鎮遂
命胡其暢率馬阿一劉阿信黃阿尾蔡阿乙等以輕
舟直抵隆津乘黃昏進城三更破壁入陳開發舖中

往來無碍

卷之六

七

恣意搜括大獲所利而去時署令白公仙遊開發以
 其事告縣尉分差訪緝而賊舟揚揚得意搖曳以歸
 過林八渡為水保方東昇所獲連舟擒捉以去胡其
 暢等皆就縛惟劉阿信入水逃生奔報馬仕鎮仕鎮
 親詣林八渡見方東昇則東昇已將布帛絨線各莊
 物盡起而藏諸家陰使保正李茂開入縣首報矣仕
 鎮餌以利脅以威東昇亦恐還其大布四百丈併胡
 其暢等皆釋之未幾捕役至遇胡其暢將歸華橋遂
 為所獲方東昇以所餘布帛絨線繳縣尉尉召訊供
 尚有駐據

始知馬仕鎮所為遂據情詳報郡太守而余方奉檄
 攝潮篆未知其事但素聞馬仕鎮為一方大盜經十
 令捕緝三十四年弗能獲思欲為地方一除民害十
 月十七日將之潮舟過仙村見三寨鼎足人烟稠密
 寨內大樓巍然雄壯誠非可以力獲者夜躊躇不能
 寐訪知仕鎮有甥林承為潮邑馬快役喜曰在斯人
 矣十八日抵潮涖任宿時林承至內室謂之曰汝欲
 生乎欲死乎欲全汝妻子乎滅汝門戶乎林承駭愕
 叩頭流血不知所為余曰汝舅馬仕鎮也汝能致之

心民瘼何患地方弗寧

絕好賊線

急得妙

來則生不來則死因汝妻子滅汝門戶林承泣曰此事甚難非強力兵威所能濟容徐圖之余曰宜速不宜遲彼未知吾三尺汝尚可以誘致遲則不敢出矣方略吾遣林光翁馗等五人與汝偕汝先為調虎離山之計然後相機而行可也林承令林光等且俟而自以他事往仙村見仕鎮問安否若為弗經意也者乘閒言曰舅專制一方為總約長今新官蒞任得毋往謁見乎仕鎮曰吾方思之林承曰何以思為去則去不則不耳誰抑勒吾舅者但蒞止方新有過堂應卯之

例可因此覘其能否其可畏耶則後此稍避之其可狎耶直兒戲藐之耳仕鎮曰我聞此人似可畏林承曰雖極可畏初至茫然無知也乘未知而一出為邑人所觀瞻以後即裹足不前人不敢以抗拒目我仕鎮曰然即令人操舟詣縣林承又佯以他事辭去仕鎮入邑則林光等笑語迎之行余方坐堂上按十三都約保名籍吏唱馬鳴山不到余不答有頃問今日不到者幾人吏曰十一人余佯怒曰無禮哉此不到者皆賊也當捕治遙見林光拊一人背若趣之前者

數語對着心窩是以動聽

有理

有理

使之始終不疑

嚇之使來

其人尚瞻顧猶豫林光跽下代稟曰馬監生到仕鎮
 不得已而前余曰汝監生馬鳴山乎仕鎮曰然也余
 曰善汝少待有言相商命林光歛之須臾堂事畢有
 報離司渡江者將出迎乃置仕鎮于獄及暮自郭旋
 吏賫府檄請審陳開發盜案鞫訊之方東昇言之歷
 歷胡其暢亦不置辯惟仕鎮昂首簧論不肯一實言
 余怒將刑之仕鎮曰監生也余曰汝三十餘年老賊
 拒捕久害人多今日天使汝遇我是天欲亡汝也汝
 尚不覺悟乎我今訊賊不訊監生治盜賊而不加刑

從容不迫

不勸聲色

尊重

執手

嚇得妙

天地閒無是理矣仕鎮猶不服命拷其足三十箠仆
 諸地曰汝不實言吾今斃汝仕鎮度不免始將行竊
 陳開發情形及方東昇盤獲始末直言不諱且云勾
 引行竊者為姚阿馥林阿順同黨往竊者為胡其暢
 馬阿一黃阿尾劉阿信蔡阿乙等與胡其暢供詞絲
 毫不差問平日竊劫幾何家仕鎮曰難以記憶但被
 害無一人敢告我則是無其事也余曰汝積威至此
 極乎今即無一人敢告汝汝亦未必有生理因遣役
 分緝諸黨類而仕鎮之羽翼已星夜飛報其家馬氏

老實

健

族○人○恐○大○兵○且○至○乘○夜○遣○樓○中○羣○賊○四○散○逃○生○急○離

潮○陽○盡○歸○海○揭○饒○平○入○深○山○以○去○黎○明○捕○役○至○無○所

得○惟○馬○阿○一○被○獲○與○姚○阿○馥○林○阿○順○等○質○供○皆○如○馬

仕○鎮○胡○其○暢○所○言○余○乃○將○羣○盜○錮○獄○詳○報○列○憲○請○咨

部○革○去○監○生○以○憑○盡○法○研○訊○而○貴○山○峽○山○洋○烏○滅○水

黃○隴○舉○練○之○人○尚○恐○仕○鎮○不○得○死○出○為○反○害○而○仕○鎮

妻○子○及○馬○氏○族○人○沿○鄉○索○助○食○費○莫○敢○不○潛○輸○之○且

亦○莫○敢○出○一○言○余○道○經○貴○嶼○喚○田○閒○老○人○問○之○皆○云

仕○鎮○一○日○不○死○鄉○民○一○日○畏○懼○即○暗○受○科○派○亦○不○敢

一○開○口○也○余○恚○甚○欲○重○創○之○終○以○監○生○未○革○不○得○加

嚴○刑○復○箠○其○足○數○十○而○上○官○文○移○駁○詰○上○下○往○返○經

一○年○又○逾○兩○月○仍○未○咨○革○監○生○而○余○以○奉○叅○離○任○其

網○漏○吞○舟○與○否○則○俟○後○之○君○子○矣○吾○友○曠○魯○之○恨○余

不○將○馬○仕○鎮○撲○殺○而○拘○牽○文○義○效○俗○吏○之○所○為○受○人

掣○肘○空○勞○筆○墨○若○使○巨○奸○逸○罰○則○貴○山○都○百○里○內○外

遭○其○殃○害○無○有○已○時○不○知○誰○之○過○也○余○亦○悔○之

馬仕鎮乃有名巨賊族大黨多負嵎悍鷙即靡護

符亦難獲治况名器在身而上官衙役皆為交好

無怪乎十任三十四年之末如何也令君得手在
未到任之先卽行佈置此時疑畏未開迅雷不及
掩耳如縛雞豚毫不費力所謂兵貴神速將以謀
勝者闔邑人民歡聲動地不但貴峽洋泅之閒夜
戶不閉卽隣邦盜賊莫不相戒遠遁文武寅僚咸
爲手額督撫司道盡皆稱能亦一時快事也惜監
生未能驟革文移上下往返經年僅僅羈絏獄中
弗獲按法懲治可見百足不僵而邑令掣肘之難
然賊惡貫盈新任者亦豈忍俾漏網哉

尺五棍

有杜宗城者以狂病失水來報云其妾郭氏名阿貴
染時疫病熱昏狂于此六月初十日墜入魚池人莫
知踪跡也翼日屍浮水面始覺淹沒甚爲悼惜鄉長
杜若淮稟亦如之誌朝詣驗據宗城稱郭氏乃海陽
人年二十四矣娶來一載未有男女亦無外家親人
往來問嫡妻在否曰林氏年三十八生二子二女子
阿遵阿賢皆十餘歲幼女方在抱長女阿端年四五
歲郭氏因病入水並無毆傷威逼諸事鄉長杜若淮

左右隣杜立衛杜宗烟同居親弟杜意梅皆言不知
 何時落水並未聞有鬪毆情事余命伴作薛順偕宗
 城先往相視當場唱報以憑親驗呼其子女皆至遍
 觀之阿遵稍長不問問阿賢不以實告余屏諸人去
 召穉女阿端至座側細詢之阿端初不言問之再三
 尚以無人毆打為對余曰阿端欺我我竟似看見再知阿貴為
 汝母捶死但欲問汝事因耳阿貴因何事得罪汝母
 汝母因何事捶打阿貴汝不實言割汝舌矣嚇得妙拔小刀
 置案上阿端恐不敢對余曰無恐止言阿貴何事見

毆便釋汝阿端乃言曰偷糖耳此初九日吾母糖藏
 瓮中不見怒阿貴偷竊故打之及父回家吾母又言
 父亦以扇撲之兩下是晚阿貴不睡坐至半夜次晨
 不見造飯始追尋則無矣問汝母用何物毆之曰木
 棍也有尺半長余曰棍今安在阿端曰在吾母房門
 後余曰汝往取來阿端曰諾是時余低聲密訊阿端
 亦低聲應答杜姓莫有知防備者命差役鄭可鄭應
 等抱阿端直入其家即于林氏門後將小木棍携出
 宗城母急趨欲奪之去已無及余視其木棍果止尺

五封之以屬吏。驗郭氏屍傷，兩頰皆遭兇拳，手足被棍者四處，額角磕損，口鼻指甲泥沙，其為毆後投水無疑。喚林氏訊之，堅不吐實。余以尺五棍示之，曰：證據在此，雖欺何為？林氏猶飾說，冀掩蓋。余曰：兇棍起出傷仗相符，汝事因吾已盡悉。即喙長三尺亦無用也。但婢妾偷糖有干家法，汝為主母，扑督教誨，亦是分所當然。且傷非致命，投河是實。汝直言無諱，吾即為汝斷結。省汝拖累，不亦善乎？林氏左支右吾，不以實告。余曰：汝以我為欺乎？妻但毆妾，律無威逼之條。

此是實情。林氏不敢信者，太聰明弄巧反拙。

開誠示之。

太巧可恨。

汝一實言便可結案。林氏總以罔毆為辭。余曰：既非汝毆，則此案不得結矣。傷痕昭彰，伊誰抵賴？林氏曰：池中撞損耳。余曰：此婦太巧，屍上七傷，豈汝三寸長舌所能一盡掩蓋？他日郭氏親人來告命案，牽連林杜兩家兇手，加功無所底止。果有別人毆傷汝等累方大也。林氏故不承，因將案內諸人帶至縣堂覆訊。臨行謂其家曰：林氏妬悍殺妾，罪甚重大。今阿端言是偷糖則事可開釋，但林氏不肯招承，是以未得結案耳。阿端為一家恩人，我今交汝等善待之，併着左

照顧。阿端是令君周到處。

右隣家看守保護如有一人敢楚撻阿端或阿端偶

有他故我必將本家併兩隣一同究治汝等慎之越

翼日既望再行廷鞫宗城自認扇擊二傷余笑曰扇

焉能有傷汝且言拳棍六傷者誰也宗城無以應呼

林氏訊之林氏猶不承余曰汝但言是何人毆傷則

釋汝矣林氏利口亂辯固言無傷余曰此婦悍惡極

矣命刑之林神色不變按其指不承拷之二十亦不

承余笑曰鬼也汝首實則無罪我前言已盡矣汝必

欲固執無傷彼死者安肯瞑目且我已細加親驗比

對傷痕兇仗處處相符汝尚欲賣弄口給自招刑罰

此乃郭氏冤魂在旁教導不使姑婦漏網我觀汝十

指甚是不善兇氣逼人非得一番痛楚無以懲世閒

獅吼之輩善夫善夫宗城乃謂妻曰事已難欺實言

可也鄉長左右隣杜若淮杜立衛杜宗烟等皆勸之

曰娘子舉頭三尺有神明恐不由人抵賴汝自作自

當不必妄思諉卸徒自苦也於是林氏乃據實直言

因郭氏偷糖四五斤我怒以掌連批其左右頰郭氏

猶強辯乃以木棍擊其左手右臀兩脚腕彼是夜何

時下水。我實不知。翼日見屍浮出。我亦悔之。余曰。汝
棍卽此乎。曰。然也。然則何爲不實言。曰。畏罪不敢也。
再問宗城及鄉隣。果非因別故。無別人毆打乎。皆曰。
並無別人毆打。林氏所言是實。余曰。噫。鄙語云。早知
林氏此。此時如夢初醒。燈是火。飯熟已多時。其林氏之謂乎。汝但勿爲欺。何
須刑罰。因妻毆妾。無威逼之條。故郭氏不肯甘心。使
汝十指受累。今亦足矣。斷令杜宗城將郭氏厚葬。仍
板。板。不。漏。罰米十石。用作囚糧。以爲呈首不實者之戒。後四越
月。而宗城仇家且謀出一郭汝贊者。來告杜宗城。姦
殺移屍。將杜立衛等八九人。一網誣陷。見案卷明晰。
不得遂。需索之願。反逃去。不敢與宗城對質。宗城夫
婦。乃喜懼交集也。

林氏之毆郭。一半爲糖。亦一半爲醋。郭氏之短見。
半爲目前。亦半爲平日。故林氏一槩斷斷乎不可
少也。得法在密問。女孩哄出。尺五兒棍箇中情事。
了然矣。林氏弄巧成拙。乃是天理昭彰。處倘聽其
一直招承。皮毛不損。不特郭氏不能甘心。旁觀者
亦未免有不平氣也。毋枉毋縱。極妙極妙。

林軍師

竹山都華陽下壟之間皆濱海西北平原沃衍一望

良田欠租橫抽販本東南汪洋千頃民之居其鄉者耕漁半焉潮地

三年荒歉余下車斗米三百錢地產番薯可代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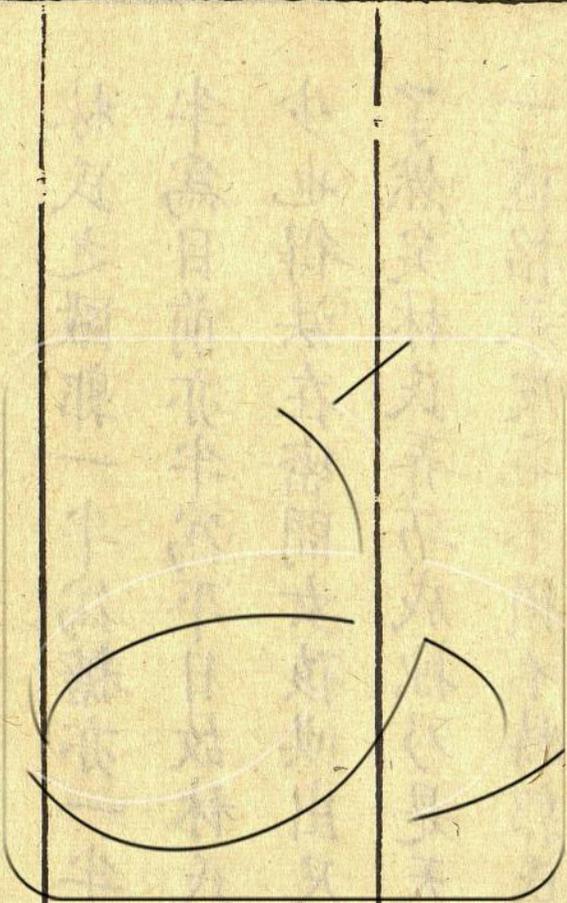
斤鬻錢十二佃戶抗租踵相接也幸迓天休風雨以

時歲登大有斗米僅錢四十薯十斤方獲四文萬井

盈寧民生和樂川澤獻瑞前溪生白蛤此亦奇事可一知德後溪產蠟苗

皆數十年來未有之異小舟千百朝集暮歸水面誼

囂如同海市則有勢家大豪或出壟斷藉稱祖業霸



踞泊。汊。余。方。厲。禁。之。不。許。與。小。民。爭。利。而。恐。其。未。盡。

絕也。一日有下壟民吳云鳳呈監生鄭之鳳鄭之秀

霸佔官溪凡小艇捕蠟者日納鄭氏錢三十文名曰

花紅云鳳因七月十八日納錢稍緩鄭之秀率僮僕

曾阿重等十餘人擊碎小艇仍擒云鳳至倉私刑甚

屬非理謹抄粘督憲嚴禁紳衿勢豪冒稱海主告示

上呈伏乞按律申究而吳阿萬吳兆華吳兆備吳云

潮等各有呈詞合口齊聲余思鄭為潮陽巨族之秀

兄弟監生霸溪專利情似可信況其毀舟鬪毆必非

全無根據者也飛差攝訊則鄭之鳳先于是月十八

日來稟吳阿萬等抗租恣橫殺傷田主鄭之秀捨剝

衣服銀錢經檄發馮尉驗訊裂顱破鼻重傷種種而

吳家抗不到案且分遣親人往督撫藩臬道府各轅

門告鄭氏霸海橫抽余思欠租角口亦屬細故果如

鄭稟所云吳家何以疾痛迫切兩日之間多人上省

遍呼制撫各當道又似有大冤大苦不能頃刻緩者

也集兩造于庭鞠訊之則抗租逐毆是實橫抽毀船

全屬子虛余曰噫異哉鄉保里民皆畏鄭氏至此乎

約長林青雲保正盧紹先鄉長邱開發里民曾朝等
 皆指天誓日代為鄭氏稱冤且言八鄉人民並無聽
 見鄭家有霸佔溪海之事如鄭之鳳鄭之秀果係橫
 抽毀船伊等皆願代鄭坐罪余謂吳云鳳曰汝等連
 年歉收今歲初登大有數載積逋安能盡償即有挂
 欠田租亦屬尋常之事田主不以情相卹刻意取盈
 已非主佃休戚相關之誼而鄭生生長巨族強橫成
 風汝等不能甘受或有拒之過當此事甚小汝何必
 掩諱實情妄加以霸海橫抽之大罪若使上司允行
 必將直窮到底水落石出自罹誣誑反坐此款師悞
 汝也云鳳曰誠如明鏡因吳阿萬吳云潮吳永祥等
 有欠舊租數石田主至家迫取甚為暴戾阿萬令我
 等羣詈逐之追至下地鄉田主傾跌仆地我揮拳傷
 其口鼻永祥執木棍擊其頭顱當為邱開發曾朝等
 勸解各自散去問同追毆者幾人曰吳阿萬吳阿千
 吳永祥吳阿添吳云萬吳阿桐吳阿樂吳阿二吳阿
 鳳與我共十人耳問搶銀四兩七錢者誰也曰阿添
 云萬也我與永祥亦分而用之問搶衣服被帳者誰

此段設身處地道着心窩所以吳姓肯說

實情亦由軍師失檢點不肖料及此處也

云萬也我與永祥亦分而用之問搶衣服被帳者誰

也○曰○衆○人○皆○有○之○再○訊○吳○阿○萬○云○萬○阿○添○永○祥○等○諸
人○皆○無○異○詞○余○曰○噫○實○情○得○矣○但○霸○溪○橫○抽○之○妙○計
往○省○遍○控○之○高○手○決○非○汝○等○所○及○汝○訟○師○是○何○姓○名
以○實○言○告○我○則○已○不○然○將○夾○汝○矣○云○鳳○曰○林○軍○師○也
問○林○軍○師○何○人○云○鳳○阿○萬○皆○曰○林○軍○師○乃○善○爲○詞○狀
者○當○今○第○一○利○害○有○名○之○人○邑○內○外○誰○不○知○之○余○曰
我○不○知○也○汝○且○言○其○名○字○住○宅○皆○曰○監○生○林○炯○璧○也
家○在○東○門○內○離○此○不○遠○因○遣○役○飛○拘○林○炯○璧○併○密○諭
差○人○鄭○崗○林○州○將○其○案○頭○字○楮○不○論○真○草○鉅○細○俱○取

以○來○復○問○吳○云○鳳○曰○汝○等○何○以○識○林○軍○師○曰○吾○叔○有
壻○蕭○見○老○邑○內○監○生○也○引○我○見○之○問○何○以○爲○謝○曰○先
送○贄○儀○三○兩○五○錢○許○事○畢○之○後○謝○金○十○二○兩○軍○師○言
此○罪○甚○大○萬○不○可○以○訴○免○我○有○奇○計○竟○置○欠○租○勿○道
反○控○田○主○霸○佔○官○溪○橫○抽○虐○民○一○面○遣○人○赴○郡○赴○省
遍○控○上○司○以○壯○聲○勢○縣○官○聞○控○列○憲○自○然○不○敢○拘○審
他○日○奉○憲○准○行○則○我○爲○原○告○勢○居○上○風○使○其○不○准○亦
已○遷○延○月○日○欠○租○細○故○時○過○事○灰○此○萬○全○之○策○也○言
未○畢○林○炯○璧○銀○頂○衣○冠○搖○曳○而○至○言○監○生○無○罪○見○名

何為余曰側聞軍師大名欲一求教烟壁曰監生未嘗有事也鄭之秀曰假監耳冒頂死名林廷捷被告發提問追剝報故禮房有案可查余曰真軍師不論是否假監汝且言吳家事如何烟壁曰我從不識吳家何人云鳳曰軍師不必推托今奇計弗行矣烟壁日推尊之者眾也故不承曰我實不知汝等何事云鳳阿萬皆曰此事實軍師所為我等鄉愚無知惟軍師之命是聽耳軍師令我先送贄儀我則三兩五錢恭敬奉之軍師令我事畢之後謝金一十二兩我則謹凜識之今霸海

橫抽之計不行軍師當別有奇策不可使眾人受累

烟壁猶不承而差役鄭崗林州以所獲林烟壁案頭

狀稿呈上披閱之下則吳云鳳等詞皆在焉併有為

蕭姚林趙數姓舞弄刀筆及代人上省告訴之稿又

開列各當事欸單積成卷軸余亦與焉令林烟壁一

一視之皆點首無辭惟欸單不認言諸人悉係親戚

是以代勞豈敢妄捏欸單且非長作詞狀者亦無得

財惟吳家三兩五錢是實余曰欸單亦無礙止不宜

懸空造作汝且試條條議論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我

從容鎮靜足見力量若遇他人一夾棍

不敢自怙過也。烟壁叩頭力辯。余曰：姑置之。但汝軍師之稱，始于何時？是汝自加此號，以招徠訟客，抑衆人推尊之也？烟壁曰：衆人是如此說，犯生原不敢受。鄭之秀曰：彼公然受之。今在大庭之上，吳姓呼出許多軍師，彼並不辭。余曰：林軍師情罪重大，非此案所可完結。先將吳云鳳、吳阿萬、吳阿添、吳永祥、吳云萬各杖三十，追出所搶贓銀衣服被帳，及原逋租穀，給還田主。仍枷號兩月，示衆。羈林軍師于獄，俟究明包攬別案詞訟、贓銀確數，按律盡法劊懲，以快一邑人心。○可○少○惜○乎○其○無○及○也○亦○不○

心永垂鑒戒，爲移風易俗之一助。而余適因公奉檄赴省院，司列憲並擬薦調番禺，以首邑事繁廢弛已久，留我卽日在番視事。余固辭不可，至于臘月乃歸。而不知西穀獲戾，遭意外不測之變，奉叅去位。林軍師遂揚揚出獄，以爲從今莫敢侮予也。○軍○帥○殆○有○天○授○

林軍師設想原奇，手段原非小，可以此爭訟何往，不勝所謂當今第一利害有名之人，非阿好也。惜不幸遇此令君，遂覺計謀盡破。當時假監案現狀稿畢呈款單，露出卽令軍師自擬，亦未敢有生還

之望不謂令君大度汪洋偏以從容鎮靜處之其實從容鎮靜乃是漏網之由至今士民論者追咎令君之不登時撲殺爲棉疆除一大害令君當亦無以自解也豈天生惡人亦有定數軍師之不亡尚有欲遭其手者歟此亦聽之

山門城

潮邑土風素梗。逋租抗糧。負嶠拒捕。相沿成習。恬不知非。而洋烏。滅水等。都尤其甚者。余蒞潮。法在必行。雖僻遠頑抗。極惡難問之鄉。不盡獲。行法不止。如貴山都之麒麟埔。經子鄉。滅水都之果隴。交南寨。皆動大衆捕禽之。元兇劇賊。纍纍就俘。然後奸匪廓清。令行而罔敢犯。不謂洋烏一都。尚有悍然抗法。如山門城。趙姓者。趙氏聚族千丁。衣冠之士。濟濟數十左右。鄉村推巨擘焉。排戶趙麟。趙伯。趙鎬。自康熙六十一

年以來至雍正六年積欠正供糧銀一百六十九兩
米六十八石有奇。畝差劉科張利劉德催之不應。無
可如何。二月間稟請添差。以陳科林會鄭應協同拘
比亦無如何。三月六日陳科諸人偕保正周理等拘
獲戶丁趙德迎一名。有監生趙佳璧者聞之大怒。以
為失世族體。攘臂奮呼。趙德漢趙德鸞趙阿雄等二
三十人制梃追之。擊劉科頭破裂。奪取趙德迎以去。
陳科周理等末如之何。則又稟請添差。復以趙金趙
靜偕附近保正陳儀周福劉之嚴陳淑祿方東昇周

象華等協拘緝。獲趙佳璧趙德鸞二名。又有趙阿武
攘臂奮呼。趙德漢趙阿狀趙阿俊趙德風趙阿維等
三四十人追至叢毆。周理被傷破額。血湧如泉。諸保
正大敗。逃歸。差役皆負傷奔竄。佳璧德鸞又被奪回。
以去。再稟拒捕毆差。驗傷累累。余猶未忍。即通詳律
究也。一面申知郡太守胡公。一面移檄潮陽營撥遣
弁兵偕縣尉馮君灝親詣其地。會同拏究。臨行囑曰。
爾士等雖身廁衣冠。畢竟鄉愚寡識。從前過惡。我不
深求。若肯悔罪來歸。率其二三頑戶。將積逋糧米急

公納完我則仍善視之。差役生事亦不可知。總以此
行糧米完欠定其良匪順逆。倘二三頑戶懼罪不敢
造邑。則令佳璧代責。以來統為輸納國賦。既完即為
良善。我又以此行佳璧來否定其良匪順逆也。馮尉
曰。明公仁慈至此。敢不體諒。然則弁兵且遲之。先以
單騎勸諭。傳茲德意可乎。余曰。善。馮尉至鄉。監生趙
佳璧。趙稱侯武生。趙宣侯。趙廷佐等。濟濟皆在與之
言。輸將稱從前無此急迫。我等自祖宗以來。何曾一
歲完清積十數年。率皆逢赦。未聞縣令衙役敢如

變人說變語

此。拏辱斯文。我等且欲控告上司。提彼衙蠹。尚望我
納糧哉。馮尉曰。糧米乃朝廷正供。非縣令私為已
有五營軍士待茲給發糧餉。刻不可緩。非故為急迫
也。佳璧等言。前官俱緩。何獨於今不可。我等亦待新
官。至始完納耳。尉再以好言勸之。不聽。以禍患惕之。
亦不聽。邀佳璧一人與偕入邑。不聽。請輸完少許。以
示急。公未能。非有抗拒之意。亦不聽。馮尉不得已。旋
歸。越數日。以兵同往。佳璧等傳呼閉門。遂將寨門緊
閉。明示抗拒。馮尉躬至門前。理論再三。佳璧等若為

變。變。生。作。變。舉。動。

弗聞也者。寨內刀鎗林立。鋒鋦閃閃。露出牆頭。上高聲言曰。我等抗糧。細故毆差。奪犯是實。任汝通詳。千萬楮寨門。總是不開。誰敢環攻而入。與我等決一死戰乎。馮尉見其頑兇已甚。無悔罪畏法之心。亦無如何。據情詳報。余曰。噫。野哉。天下有如此生監乎。再不申禱。不可得也。因備叙前後情由。通詳列憲。學使顧公將趙宣侯趙廷佐。禠革武生。其監生趙佳璧等。候會咨斥革。懲治督撫藩臬。俱嚴檄飭拘。照依發遣。黑龍江事例。佳璧等尚不以爲意也。日偕寨內人衆鳴

鼓列陣。執戈揚盾。以示必欲拒敵。官兵敢于死鬪之狀。冀縣令聞而中止也。余曰。噫。如是益不可中止矣。傳令保正劉之嚴等十一人。各率鄉兵先驅示意。仍奮筆書硃。爲檄諭曰。嗟汝山門城士民。無罪無辜。必欲平空造孽。犯極惡不赦之條。可不爲大哀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有田有賦。乃古今不易之常。汝等奄有田園。歲享租粒。名下應完糧米。欲令何人代爲輸無辭以對。將姑試爲我言之。天下王侯卿相。以至大小官吏。無敢一人逋負。維正之供。獨汝趙氏山門城偏同化外

國計兵精之謂何可以任汝頑抗哉屢催屢梗未見
 輸納毫釐毆差奪犯至再至三本縣矜其愚懵未忍
 通詳律究特委縣尉親臨勸諭仍敢冥頑弗率如毛
 角之不可與言及尉以兵同往復敢閉門不納挾持
 鎗械口出不遜之言絕好檄文如同叛逆之舉按律定罪死有
 餘辜本縣雖欲隱忍姑息而有所不能矣然雖通詳
 之後猶望悔過來歸但將糧米納完亦可網開一面
 不謂汝等兇頑愈肆全無悔禍之心日日鳴鼓列陣
 執戈揚盾意欲何為果敢敵殺官兵公然自居叛逆

乎揣汝等訟師之計不過欲以激變鄉民為叛之名

加之本縣冀本縣怯懦中止試思本縣何事可以激

變汝民不過催納糧米耳催征乃本縣之職向來耗

羨則減其半棍蠹包收則拏行法無一毫虧損汝民

汝等何所藉口以至變叛況叛之一字凡屬人類所

不忍言汝等身為朝廷赤子敢于抗糧拒捕挾制

縣官自居為叛而不辭本縣宰制一方不能定茲叛

亂何以上報朝廷惟有檄發營兵號召鄉壯一舉

撲滅已耳汝等自度强悍孰與臺灣土寇當年逆賊

朱一貴倡亂奄有臺郡地方千餘里賊黨三十萬然
 國家不費一糧未折一矢七日之閒誅鋤淨盡況汝
 斗大山門城老弱丁口不滿一千即使擊鼓陣戈亦
 等嬰兒作戲何足當本縣勦擒乎本縣不過欲汝完
 糧原非有所苛求於汝汝等捨命抗糧誠不知是何
 意見豈本縣差役需索生事汝等有所不甘則此半
 年之久何不一來控告及今陳稟尚亦未遲本縣斷
 不庇護衙役以辜汝等士民之望汝士民以本縣為
 父母本縣視汝士民為子衙役奔走僕隸孰與父子
 至情至理

之親此理甚明汝等何所畏憚而不試向本縣一言

耶豈以本縣鄰邑代庖不過五日京兆真無如汝頑

抗何哉本縣一日未去一日法在必行矧此有傷

國體之事萬不敢因循姑縱即使新令下車亦必視

叛逆如仇無養成抗拒為他鄉效尤之理況新令至

今尚無影響欲使本縣縱容叛逆再遲一年半載以

俟新令勢亦有所不能今遣峽山黃壘附近洋烏各

保正劉之嚴王振澤陳儀周理周福周象華劉振山

楊光玉陳淑祿連仁方東昇等共率鄉兵三百人以

九月六日會于山門城下環而守之不許寨內一人
嚴然大敵
 逃出他村樵蘇行汲俱縛以來汝寨中有循理守法
 之生監已經完糧之良女此段甚當念崑岡炎火下免玉石
不由他不出
 俱焚急須會同密議各保身家將為首頑梗之趙佳
 璧等一二十人偕眾擒縛送出寨外交各保正解赴
 本縣追糧審擬庶幾汝等善良得以免於禍難倘遲
 至三日不出則縣尉營員大眾至矣本縣已經移營
 再委大弁多帶兵丁縣尉統領三班人役丁壯二三百
 人前赴圍搜擒捕保正鄉兵奮勇先登不知汝等

何以待之汝等敢出拒敵直令官兵鄉壯徑行誅殺
 本縣援引罪人拒捕格殺勿論之條以隨其後汝等
 肝腦塗地如雞豚狗彘之不若耳倘汝等殺一兵役
 則以叛逆定罪竿首藁街禍及妻子汝等早夜以思
 其可抗拒否耶若汝止以閉寨不出為高謂可負嵎
 久延則本縣傳令約保喚出力作農民以鐵鋤三百
實可畏
 掘倒寨牆去汝保障然後沿門搜捉以次擒縛汝等
 復能飛出九霄雲外乎本縣念汝寨內無辜之人何
 苦以奉公守法之身家為十數兇徒波累敗滅故不
止言切論不得聽

忍不諄諄告誡汝等能聽與否則關係汝祖宗積累
 殃慶門戶興衰非本縣所能代謀也三日不決乃汝
 自悞尚慎旃哉檄諭到鄉之後各保正扼守隘口聲
 言縣尉營弁大眾且至趙姓有識者皆懼累密為縛
 獻之謀於是佳璧等知不能免乃偕趙宣侯趙廷佐
 趙阿武趙德望趙德漢德鸞德迎德風阿狀阿俊阿
 飯阿雄阿維阿福光茂光慶等十七人詣縣余曰噫
 汝等既來吾亦不忍杖殺也昇平世界焉有顛倒謬
 戾之人如汝等所為哉吾恨不早縛汝曹盡屍諸市

所以姑容至今慮汝有冤情耳今日有冤宜即伸說
 併所以抗拒之故一一為我言之趙佳璧等皆叩首
 曰我等實無冤情亦不敢抗拒止鄉愚無知積習固
 然其初視若兒戲其後畏罪日深莫敢嚮邇是以遷
 延自悞至于此極今已知罪當死但悔不可追望垂
 寬恩留一生路余曰汝等罪名大矣酷虐吹求我不
 忍寬宥廢法我亦不能今姑暫置之獄俟將積逋糧
 米補納全完方行審擬可乎未幾余因公赴省冬臘
 始回遭意外解組趙佳璧等延至明年三四月積逋

始清署令從寬審擬枷號太寬一二人餘皆薄責佳璧量
罰贖免革監生制府孔公以佳璧罪魁戎首不可
不褫革傲衆他皆如所議焉不○不○可○

鄉蠻抗法弄假成真由向來水弱狎而玩之故也
法在必行民自不犯中間諭檄乃一團惻隱之心
而字裏行閒却有無數甲兵風雷雖大敵亦當束
手況二三冥頑乎執法嚴而用法寬想見仁人君
子氣象

猪血有靈

舉練都草湖鄉有訟師陳興泰焉窮兇極惡終日唆
訟爲生常創詭名架虛詞赴道府控告素不相善之
家或指海洋大盜或稱強寇劫掠上司提解羈繫牢
獄久之以無原告對質釋寧行銷其人已皆磨累破
家不堪復問矣而教唆命案代告包訴平地興無風
之波尤興泰長技也鄉有蔡阿竈阿辰阿完阿尾兄
弟四人無妻無室共宿神廟日或登山刈草換米度
活倘遇天時陰雨則盜採園薯沿門丐食皆爲常事

一。日。阿。竈。以。瓦。罐。代。鍋。烹。薯。為。食。火。烈。爆。震。罐。破。竈。
兩。足。被。湯。沃。爛。不。能。出。門。丐。食。饑。寒。抱。病。而。死。興。泰。
聞。之。喜。甚。以。為。奇。貨。可。居。也。呼。阿。辰。阿。完。阿。尾。至。其。
家。啗。以。粥。食。謂。之。曰。汝。三。人。貧。困。兄。死。無。所。殮。吾。甚。
憐。之。今。有。奇。策。可。得。美。棺。衾。且。弟。兄。皆。免。困。窮。不。愁。
乏。食。三。人。請。其。故。教。以。移。屍。陳。興。觀。家。中。則。財。可。入。
手。三。人。猶。豫。未。決。興。泰。復。以。白。米。六。升。給。之。皆。歡。喜。
過。望。共。舁。兄。屍。造。陳。興。觀。門。首。賴。之。興。觀。大。驚。呼。天。
叫。地。投。明。蔡。姓。房。族。蔡。立。興。蔡。立。暢。蔡。廷。爵。及。陳。姓。

族。人。陳。孟。皆。陳。孟。發。等。齊。集。屍。所。共。斥。其。非。阿。辰。阿。
完。亦。知。理。屈。羞。慚。無。地。遂。將。興。泰。所。給。之。米。轉。給。陳。
廷。鳳。陳。曰。功。托。其。舁。屍。瘞。埋。興。泰。大。失。所。望。然。此。心。
愈。不。能。已。矣。復。將。蔡。阿。尾。誘。養。在。家。希。圖。索。詐。代。寫。
狀。詞。以。打。死。抑。埋。來。告。云。興。觀。買。屋。僥。價。恨。索。遣。男。
陳。阿。添。將。阿。竈。活。活。打。死。佈。賂。族。惡。蔡。光。輔。蔡。滋。茂。
縛。尾。弟。兄。拘。禁。令。陳。曰。功。陳。廷。鳳。拾。屍。強。埋。保。正。鄭。
悅。可。據。余。心。疑。之。時。臘。月。十。八。日。也。而。陳。興。觀。已。先。
一。日。以。藉。死。移。賴。埋。後。詐。嚇。來。稟。經。准。票。差。拘。訊。合。

觀兩詞似命案全屬子虛但細心未訊明不敢臆度飭差
一併拘審俟開印之日詳請起屍檢驗正月初旬余
因公赴省蔡阿尾復控于郡請飭隣縣檢驗陳興觀
亦往郡控族人陳孟皆陳孟發等皆不平公憤赴府
僉呈蒙檄發縣審理陳興泰恨甚竟率其叔兄弟姪
陳曰壽陳阿和併拳師張福等閩寇伎倆多人執械直擁陳孟
發家中將陳孟發陳紹贊擒曳痛打頂門腮頰腎足
皆重傷而孟發左臂棍傷尤重至骨為之折衣服酒
瓶等類盡皆搶奪不復知其為三代叔祖也復駕船

伏械截陳興觀于和平橋剝衣叢毆奪去銅錢一千
五十文及魚肉雜物興觀赤身奔逃愬于保正馬孟
端及孟端追至則船已搖去江心矣余省旋飭差拘
訊興泰又似有所憚不欲赴審止令其母吳氏混稟
陳紹贊圍捉抄家衣服搶訖冀掩其統衆毆奪之罪
潛踪抗延直至五月初六日始拘到案庭訊之下蔡
阿尾仍執前說不肯吐實呼蔡阿長蔡阿完來前以
天理良心聳動之則並稱伊兄阿竈委係病死廟中
遂將興泰給米移屍圖賴併誘養阿尾在家始末實

情絲毫不諱。余曰：直哉！汝二人，大有良心。當不至餓死也。興泰利口強辯，堅供並無養藏阿尾。其阿辰、阿完，乃係與親誘養在家者。與親叩頭力爭。余曰：噫！此易辨耳。阿辰、阿完，面有菜色，半青半黃，純是餓殍之氣。其乏人養贍，無疑。阿尾與辰完，同胞同無家室，同宿廟中乞食，何以其面獨有紅白之色，竟似數月飽食不饑不寒？其被興泰誘養在家，又無疑也。阿辰又言：半年不見阿尾之面，今在興泰家中出審，非養藏而何？於是蔡阿尾知不可欺，亦遂將興泰教唆窩養

情由及圖賴嚇詐深心，直供不諱。且言興泰曾騙過

陳紹浩錢三千文，保正鄭悅分去二百。問興泰與親

有何深仇。阿尾曰：無之。因我父有地基，鬻與與親多

年，興泰向我重買，與親不肯讓，是以恨之。然意在圖

賴得財，亦不關恨。不恨也。問陳曰：功陳廷鳳皆言得

阿辰等米六升，代理阿竈屍是實。問蔡滋茂、蔡光輔

蔡立興干証，林可興、保正馬孟端及陳孟皆鄭奕可

等二十餘人，皆言陳興泰傷天害理，平空架禍，唆訟

殃民，不容于堯舜之世，宜正法以靖地方。陳興泰亦

繪出訟棍心肝

善觀氣色令訟師無可置喙

公論正論

俯首服罪。不待動刑。將唆囑阿辰阿完。移屍圖賴。及誘雷阿尾。寫狀代告。併毆搶陳孟發衣服酒瓶。打傷孟發折臂。截毆興親于和平橋。奪其布衣二件。及索詐陳紹浩三千錢。皆直認不辭。余曰噫。訟師之惡至此極矣。命曳下責之。四十差役押令起出原贓律擬招解。而興泰竟爾潛逃。又以賊劫縣諱等事。用血書呈奔控道憲。蒙批海陽縣查審。興泰揚揚得志。日在道轅游行。不復歸來。余以命案不敢遲滯。嚴比原差周瑞添。差蕭岐蔡靜于六月廿一日。在郡城西門外

緝獲陳興泰。前來追比原贓。興泰堅不繳出。乃命羈

禁興泰。潛使其父陳曰貴往海陽縣稟關移提。又連

赴道轅喊冤。檄行數次。余見其刃健非常。呼而問之。

曰汝何時為賊所劫。本縣何案諱報。汝以賊劫縣諱

誑控道轅。其說可得聞與。興泰曰陳興親毆我耳。不

以危詞控告。則憲必不行。弗能脫此罪戾。問用血書

呈何也。曰不如是不足以明迫切。冀憲異而憐我也。

問血何來。汝從偷雞得之乎。興泰微笑曰猪血耳。是

日買半斤猪血為羹。以供早膳。留小半杯蘸筆書呈。

但有人問及則云是刺指出血總之罪無所逃思爲
解脫之計非敢故多事也余曰汝將所捨原贓繳出
吾寬汝與泰曰贓物係父收藏我寄書往取之而陳
曰貴逃匿郡城不肯歸贓弗得出會海陽縣關差催
提余以誣命誣盜均關重大應否將陳興泰移交海
陽縣質審抑就原發命案確審安擬從重歸結詳請
批示及至憲批行縣確訊而余已離任矣向非血呈
之功何能文移往返數月掣肘遷延竟致吞舟漏網
哉署令從寬擬責荷校一月而罷追錢三千文入官

餘槩不問陳興泰抵掌笑語以爲猪血有靈也

稂莠不除必害嘉禾陳興泰窮兇極惡合訟師闖
寇鬼蜮爲一身此則田間之螟螣蝨賊難以一日
姑容不但如稂莠已也罪狀旣彰便當一棒打死
與狗子喫胡聽其乞靈猪血竟致遷延網漏哉可
見凡事粘着上司便拖泥帶水不得了局令君平
日決斷不肯輕易通詳蓋有以知受人掣肘之難
也

古樞作孽

潮邑西郊附城村落之側白菅一叢蕭然兩樞焉暴

露者不知幾十百年矣忽一日香火盛行民趨之者

如歸市蓋莫識其所以然也聞之土人云村民陳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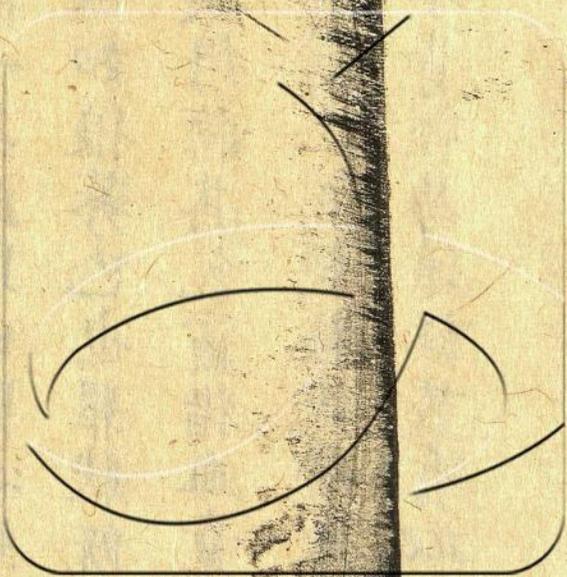
者有八歲兒迷失不知所之父母遍處尋求則于樞

旁偃卧呼之不應抱之不能起度為兩樞作祟哀告

禱祈兒忽醒而偕行以去設酒牲香楮拜酌鄉民見

之遂以為果有靈也一二好事輩更加文飾謂古樞

能言能知未來休咎能為人斂福消災有求必應由



是爭神事之。或言其姓爲郭氏。遂呼曰郭公郭婆。繼則謂之郭仙公郭仙婆矣。郭仙之名震遠近。城鄉內外男婦童叟各以其願欲禱祈。捕魚者羅雀者居奇貿易者婦人求生子者爲夫求功名財利者治病者謀陰私者擇佳婦佳婿者爭訟者繫獄求脫者圖墳山圖田宅者賭博求勝者咸向郭仙公婆而跪祝焉。辦香拍楮以爲信券。應驗之後酒牲祭酌。遂有老媪兩人爲之掃地焚香擲筊占夢。日收青蚨數千文。鄰邑愚氓亦有不遠百十里而至者。每日自辰至酉男

子擁擠不絕。婦人半老者百中輩。攙雜其中。自戌至卯。婦女擁擠不絕。則有年少無賴。潛伏城隅。奪取簪珥。或竟相嬉戲。曖昧不可知。於是正人側目。共懷憤懣。余自普旋潮。諸生蕭策名等。撫其事來告。有拈香道旁穢醜。桑中之語。余曰噫。諸君可謂能持正矣。士大夫皆畱心風俗。如此何患民生不厚乎。潮人好怪。千奇百出。林妙貴胡阿秋而後。復有媚樞爲妖之人。不可解也。枯骨何知百年。暴露棄置荒郊茅草之中。眼。前。道。理。無。人。看。破。風飄雨淋。日熱塵雜。曾不能使其子若孫。以一抔土

關係風俗

文飾詐財

執力所必至

幅。鄉。村。媚。神。圖。

壤○相○加○遺○顧○安○所○得○靈○爽○顯○赫○日○日○登○山○涉○水○周○旋○
人○衆○之○閒○奔○走○公○庭○之○上○爲○汝○民○庶○請○托○鑽○營○以○求○
僥○倖○于○萬○一○人○之○昏○愚○至此極不亦可哀甚乎吉
凶○禍○福○惟○天○所○命○雖○聰○明○正○直○之○鬼○神○尚○不○敢○貪○天○
之○功○以○爲○已○力○何○物○骷○髏○敢○逞○邪○怪○提○三○尺○以○誅○妖○
孽○併○趨○媚○妖○孽○者○亦○不○能○爲○之○寬○宥○也○即日大張文
告○禁○絕○人○踪○號○召○約○保○甲○長○立○查○二○樞○有○無○子○孫○限○
三○日○之○內○速○卽○擇○地○瘞○埋○三○日○不○遵○則○約○保○甲○長○各○
備○束○薪○以○俟○本○縣○親○臨○勘○訊○數○其○藉○叢○作○孽○惑○世○誣○
民○敗○壞○風○俗○之○罪○將○二○樞○各○鞭○一○百○烈○火○焚○之○投○其○
灰○于○練○江○中○流○爲○邑○民○除○一○妖○害○可○也○其○子○孫○在○南○
關○外○以○屐○齒○爲○生○涯○聞○之○驚○懼○連○夜○移○葬○自○是○妖○風○
遂○息○

潮○人○大○有○仙○癖○活○仙○旣○除○死○仙○復○熾○臭○朽○骷○髏○亦○
能○傾○動○一○邑○所○謂○南○方○尚○鬼○信○不○誣○乎○堂○上○數○語○
詞○嚴○義○正○使○人○心○豁○然○如○夢○初○醒○然○後○焚○之○瘞○之○
以○滅○其○跡○亦○可○知○鬼○事○之○無○能○爲○矣○鄴○河○巫○媪○南○
山○石○佛○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

蜃樓可畏

九月望日。余行香禮畢。有諸生陳詢益者。不冠不袍。上衣不能蔽其肩。下衣不能掩其臀。踉蹌跣足。偕其叔孝廉陳君攔輿呼救。頭上血猶泔泔滴也。詢其故。則稱七月閒。學使臨潮。武童蕭振綱。以較射未蒙錄取。復頂名重射。詢益以廩生保結。恐累及已。當場稟明。學使顧公將蕭振綱鎖羈。振綱懷恨在心。于此月望日。偵知詢益往西門祀祖。遂率族人蕭阿位。蕭咱畝。要于途而撻之。衣冠祭器俱被剝奪。復追至城門。

足踢仆地。褻衣毀碎。奇辱不堪。余曰：噫！其可惡也。命執而訊之。乃振綱之父生員蕭嘉福者。亦極口呼冤。亦有一說稱係詢益之叔。舉人陳能夏去歲入京。包攬捐納。曾收伊子蕭元介捐監銀一百二十兩。今春歸來。取無監劄。併原銀亦吞弗償。向索再三。不覺過于迫切。被率子弟陳逢陳端等多人行兇。父子俱為毆辱。兒輩不能堪。與之角鬪。則有之。實無剝奪衣冠祭器之事。問包捐索銀之說。有何所據。則稱伊弟陳端舍立有文約。現在併陳舉人僉名花押為憑。議定價銀一百

四十兩。先交銀一百二十。俟部劄到日。找足二十兩。

有見証

居閩鄭桐可訊當堂。呈出文約。果有陳端舍陳舉人及鄭桐各花押在焉。陳舉人指天誓日。稱包捐索銀俱屬子虛。重射恨稟行兇。是實。蕭振綱蕭嘉福更呼天搶地。言童生重射乃事之常。既經覺逐。事過心灰。可○信○包捐文約當堂可驗。中見鄭桐活口。可質恃官凌吞寒儒。欲以鬪毆抵銷。古今冤情莫此為甚。余幾不能辨其曲直也。命兩造齊下呼。鄭桐訊之。鄭桐言蕭陳兩姓捐納交關。是實。先給銀一百二十兩。文約花押

鑿鑿確據至其所以鬪毆之故則生員不能知也余

曰噫汝亦生員乎曰然余曰文耶武耶曰武余曰汝

武生之名即鄭桐乎曰學名鄭綿絃然則汝小名鄭

阿桐乎曰鄭阿福余笑曰然則鄭桐何謂也曰字名

耳余曰今人命字皆以兩惟古人乃有一字之字然

則汝其古人乎曰實字鄭奕桐余曰噫汝訟棍也既

僉名花押豈有吝惜名字止書一半之理鬼蜮伎倆

敢欺余哉再呼陳舉人質之曰此何人也陳曰此梅

花鄉訟棍無所不為者曾充鹽埠販私鹽起家復充

約長充保正皆遭斥革今為武生鄭綿絃蕭振綱催

來作袒証耳捐納重事也百金重托也果有捐監交

關則邑中正人君子不可勝數豈無彼此友朋一言

要約而必離縣二十里之鄉村有名訟棍乃可借以

為重耶鄭桐恃其武生未得加刑堅狡辯不以實告

余叱令下思後生少年詭譎不可問惟蕭嘉福年已

老成猶有樸直之氣特呼上堂語之曰汝情事吾已

盡知此干証鄭桐不好被我駁破名字不能隱諱機

盡洩矣汝子少年狂暴不諳律法汝老成君子乃如

置刀直入

二○字○引○線

直○窮○到

當○頭○一○株

鬼○怪○莫○逃

叙○出○一○生○辰○歷

數○語○破○膽

竟○似○看○見

此行為非所望也。吾知汝舐犢之愛，不忍見汝子罹道出心窩刑權。宜謬說非汝本心，但言出諸口，必期其可收拾。不由人不服人被汝子毆辱至此，汝尚欲詐其一百二十金。天地間有此逆理乎？汝既以捐監負約為詞，則此一百二十金不為汝追償，不可。汝思陳舉人之金，是可以行詐而得者，雖族姓大小，強弱與汝不敵，而平白受人勒詐百餘金，即兒童能甘心乎？詐者不已，辯者亦不已。至于其說得伸，則汝父子與鄭綿絃皆為極惡光棍。按律定罪，尚可活耶？吾憐汝老成樸直，故以實言。

告汝：汝今不可欺予。鬪毆細故，罪在可寬。光棍大惡，法所不赦。何去何從，惟汝父子自擇焉。蕭嘉福乃稍變其說，曰：一百二十兩之銀，五月閒實已還矣。余曰：不然。銀既還清，豈有仍留文約不還之理？汝捐納是劈開爽快無比虛文，約偽為兩言而決耳。汝子既為樂舞生，吾不加刑，祇存其顏面可也。嘉福曰：誠如明鏡，此事實非吾心。但愛子情切耳，乞憐兒子，無知稍寬其罪。余曰：諾。呼蕭振綱訊之，振綱復詭言已還百金，尚少二十金。未償，是以角較。余叱之曰：汝行兇毆剝，乃盜賊無賴。

之所為誣人包捐假人文約欺官罔法乃訟師惡棍之所為論罪應死吾念汝老父篤實姑為汝開一生路汝尚敢予欺乎再不實言則刑汝夾汝褫革汝樂舞生杖汝四十荷校于市矣振綱叩首服辜乞免深究而蕭阿位蕭咱畝亦遂將附和振綱叢毆陳詢益遺落袍冠毀碎衣服諸事直認不諱復吊問鄭桐鄭桐知蕭氏父子已自招承前功盡廢低頭無所語再三問捐納交關是有是無鄭桐曰某知罪矣實無有也曰然則文約偽為乎曰偽也余曰振綱狂暴少年

嘉福樸直老生皆不能為此深謀係汝一人教之耳捐監文約亦汝代為捏造乎鄭桐曰不敢也蕭嘉福乃我受業之師彼懼罪為此抵塞命我作証我不敢違其實非有他也余曰噫汝心太奸險法應詳褫治罪但吾念嘉福年老已許從寬姑薄罰汝示懲可乎鄭桐叩首曰惟命俯伏乃將兇徒蕭阿位蕭咱畝各重責三十板枷號兩月示眾蕭嘉福以老免議振綱罰銀十兩充脩義學鄭綿絃罰米十石用給囚糧其遺失毀裂冠服斷令蕭振綱賠償免其治罪邑人皆曰可

鹿洲公案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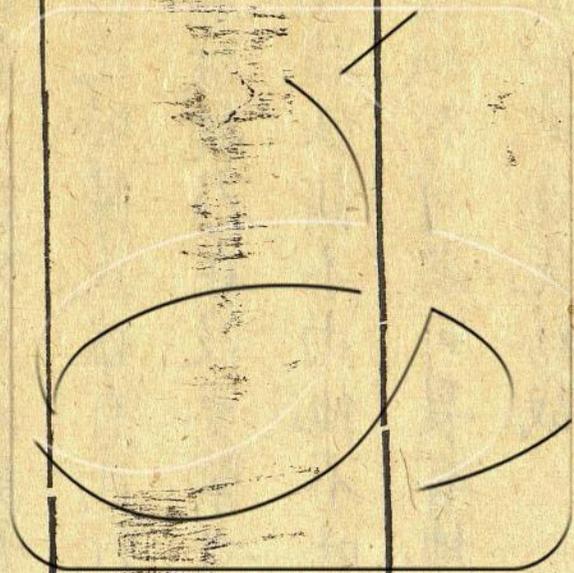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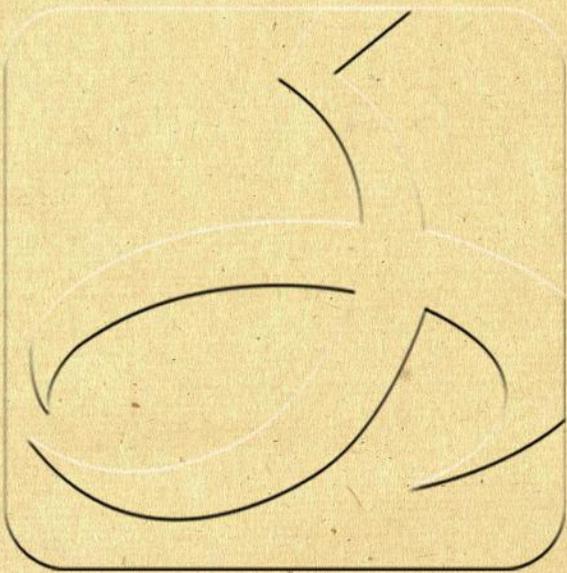
三

僅可之詞

先是陳詢益懼蕭姓強橫。非縣令之法所能屈服。陰遣人星夜赴省。于學使轅門控告。至是行查。余卽以令○人○毛○髮○審案叙詳。顧公曰。蕭鄭二生。目無三尺。蜃樓蠅弩。可悚○然○惡。可畏。不爲加之重懲。將試場之弊端百出。而廩生快○暢○莫敢言訟。棍之伎倆橫生。而善良受其害。此豈可哉。蕭嘉福。鄭綿絃。各行學。褫革。蕭振綱。卽蕭道革。去樂舞生。餘如詳發落可也。膠庠中有憐蕭嘉福樸實爲兒所陷。素行實無過惡者。呈請代詳開復。而余已謝事。署令陳公許之。再請鄭綿絃。陳公曰。此有名訟棍。卽使無預此事。猶當以劣行詳褫。况自投法網。如之實○不○可○何其可也。

蕭姓計謀甚高。說來事因更覺動聽。當呈上文約。鄭桐硬証之時。陳氏雖有西江。幾乎難以浣濯矣。明眼善尋破綻。乃在沒要緊之姓名上。看出復給得老人橫施鈎餌。不由他不吐。出實情。此鈎距神手也。蜃樓蠅弩。可惡。可畏。有地方民社之責者。移風易俗。其以此爲先務哉。





皇清公案卷一

十三



